神道碑銘

陶谷集

五

へ16
2394
5

2394
16-5

陶谷集卷之九目錄

神道碑銘
禮曹判書申公神道碑銘
戶曹判書金公神道碑銘
贈吏曹參判李公神道碑銘
贈嵩善君神道碑銘
贈左贊成任公神道碑銘
吏曹判書宋公神道碑銘
左參贊梅澗李公神道碑銘
興平尉元公神道碑銘

神道碑銘 并序

禮曹判書汾厓申公以原任禮曹判書分司
肅宗大王十二年汾厓申公薨于官舍享年六十
江都明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疾卒于官舍享年六十
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二日特下哀冒令所經邑護
送其喪薦紳大夫士以至民庶婦孺莫不咨嗟曰賢
宰相亡矣謹按公諱最字寅伯汾厓號也系出平山
遠祖崇謙翊麗祖統合三韓竟以身殉節入本朝右
參贊庚簡公諱瑛最顯子諱承緒開城都事寔生諱

云　顯宗甲辰以氷庫別檢擢文科鄭相國太和爲上賀得人　上亦喜分隸槐院選入史局兼說書轉注書又以說書陞禮曹佐郎爲持平正言遞爲京畿都事兵曹正郎入玉堂爲修撰校理選三字銜公在臺閣力持風裁按治橫閭里者都人懾伏徐判書必遠素不悅尤菴宋文正公因事詆斥使之不安去公劾之時諸駙馬第宅多踰僭宋公言人臣不當處宋公去朝明日　上命仍處其第公啓爭之　貞陵既復將祔　太廟　上以事關　先朝難之公疏論甚晳復合啓申請竟得允俟酋尚成來請移館朝議

欽領議政文貞公號象村文章德業爲　宣仁朝名臣卽公祖考也考諱翊全禮曹參判娶楊州趙氏領敦寧昌遠女生公於　崇禎戊辰在娠母夫人有夢龍之異及孕果魁碩不凡伯父東淮公翊聖每稱吾家有人參判公爲賊煓所陷將詣遼瀋虜譯鄭命壽見公不覺屈膝戊子中司馬兩試時賊臣自點陰結後宮趙氏趙女爲自點孫婦勢益張而公妹爲趙子婦公左右參判公深自畏約及自點與趙俱以逆誅公從兄晃以與自點親密杖死而公家獨免以此公議多參判公而亦歎公識慮深遠不可以年少易之

不許成怒至於拔劒傷人朝廷患之屢易儐接及於公公以一言折服遂不敢言移館事辛亥大饑公在玉堂上劄條陳四事又言　春宮嘉禮多侈費非遇災毀損之道　上嘉納之拜吏曹佐郎先時參判公戒子孫避遠銓柄公引此辭不就陞應教移司諫執義兼輔德承命廉察嶺南郡邑還上便宜十餘策多見施行獻納尹敬教疏斥首相許積　上震怒遞其職公力救　上愈怒特遞公竄敬教公於是大忤上意不復入三司久之拜司成還玉堂湖南災擢公爲方伯以治之入貳兵戶二曹轉承旨尹鑴輩欲嫁禍廷臣與逆宗構逼謀嗾宗人翼秀言　孝廟陵石有鏟又嗾嶺南人張應一投章危動公以大司諫極言兇悖狀　上卽命竄應一羣小流言不止　上頗入其說連斥黜金公萬重李公選李公翩閔公鼎重公又疏救之公於是時三長諫院再長國子間爲禮吏二曹參議吏則力辭不拜會有西顧憂擢拜平安監司公前在南臬聲績大著及是益自奮勵修樓櫓盛鶴列凡所施設皆可爲挈令有妖言惑衆與挾虜售奸者並斬以徇人皆股弁公爲治惠而有威清嚴簡重人至比張詠之鎭蜀　肅宗新卽位邪黨用事

素忌公首彈而去之自後低徊冗散或退處湖上公
爲人骫骳有氣義視世之齷齪嵬瑣者殆不欲交語
喜飲酒酣談論意無傍人見邪黨乘時跳梁面斥
不饒時加嘲侮雖内恨耻之亦無如公何也時有妖
僧詣闕自稱　昭顯子　上命公卿集議相積懷邪
持兩端羣奸環坐目攝耳語公直入坐顧謂積黨曰
君輩何其壹似傳法羅漢也即引雋不疑事正色折
之索紙書奏議擲筆而出積等大惡之尹鑴伐禁松
作舍公暴其狀爲鑴黨所劾罷已未鑴等欲鍛士類
募人投兇書錄舊宰六七人指爲同謀公亦與焉時
公在江舍與弟犨對酌賦詩子啓華疾馳至涕泣不
能言公笑曰死命也毋怯仍足成一篇即待命闕下
鄭公知和亦以名入兇書待命公就見曰適得佳句
請爲公誦之鄭公搖手曰非所也公擊節高吟意氣
自如後得投書者事遂已公自乙卯後連拜工戶兵
禮四曹參判漢城右尹都承旨同知中樞兼副捻管
同知義禁多移病不仕間以敦匠勞陞嘉義至是出
知安邊府庚申權奸逆黜召公拜大司憲兼承文提
調俄差副价使燕往在　顯廟庚戌逆栿使燕歸言
虜主謂我國臣强語無證人頗疑之至甲寅　顯廟

上賓吳始壽以枏內兄儐虜价左虜譯以實枏說
上下驚痛將發使辨誣許積寢其事及是枏誅 上
命公以始壽言質譯譯鄂至指天證無是言蓋羣小
欲藉此禍士林而事敗露始壽遂以誣 先王伏法
還長兩司以星變疏陳消弭策 上深加嘉奬 仁
敬王妃喪差都監堂上以左尹兼備局有司成均同
知用都監勞陞資憲自後五六年間拜大司憲者五
左右參贊禮曹判書者四判尹知樞者二工曹判書
者一癸亥拜吏曹判書四疏固辭得遞乃已士論美
之公工書文甚典則詩爲鄭東溟斗卿所賞以題

主寫冊監修國史屢進階正憲崇政至崇祿亦嘗撰
進碑冊再膺廐馬之錫歷拜兩館提學屢薦擬文衡
前後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都捻管及躋崇品
拜判義禁間出爲開城留守又出江都方築城濠敵
戈甲爲陰雨備而遽以樞歸公篤於行母夫人嘗闕
食泣請自鬻供具時纔五歲人奇之事參判公忠養
備至疾革刲股友愛諸弟妹不欲暫離好施予家不
餘財屢典膏沃一無所潤仇者亦稱之識鑑通明洞
見幾先當朝議分貳不示雌黃渾渾若弛置及少輩
排尤庵卽戒子弟勿隨衆攻斥以逆宗杭爲甥而不

受點累介特又如此見時事日非輒命酌引滿詠鄭
圃隱此身永復永之歌歌竟泣數行下嘗被人訐奏
彝酒罷其職夷然不以爲意公既力避要膴甘就閒
屏官位雖高實未能究其用晩入枚卜而公已病矣
嗚呼其可惜也用仲子從勳贈領議政葬驪州安平
里後十六年遷厝于利川水井里以前後二夫人祔
前夫人青松沈氏校理熙世女後夫人陽川許氏判
官暹女俱有婦德子男女十二人男徵華瑞華府使
啓華承旨鎭華尚華別提錫華郡守宅華從華女適
縣監李碩亨進士李翊夏奉教洪重益士人李世規
三男一女前娩出餘皆後出瑞華男魯前任弘文校
理繼徵華後承公祀皆應教罹辛丑禍沒于謫庶出
智啓華男邁廸尚華男晛曦暉錫華男埜生員學宅
華男晉奉事普從華男坦魯生景顏景閔景雍仲後
於皆邁生景稷景益廸生景夔景夏學生景行普生
景尹幼而未名若外孤諸出多不能盡錄銘曰
世降衰末人鮮志槩梔言蠟貌以飾其外厭厭蜂志
又何足計孰如申公磊落俊偉不樂要權不染朋比
崇資峻級視若泥滓託興杯樽深衷故在彼婉孌者
竊竊自媚妄欲甚詆焉測涯涘大道卻曲我坦其履

繇初訖終名節卓倫蓋惟文貞寔垂哲軌春官翼翼
亦存炯戒甄心奉持不隨世靡惟德之詒允矣濟美
我撮青編上下卅載歷選厤及非公疇擬風流寖遠
典刑不沫摛詞紀蹟刻示無止凡百君子挹此標揭

戶曹判書光恩君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若稽我 肅宗大王在宥四十有六年養育人才久
道化成德望才力之臣嬪然而列于朝克左右勤相
以休寧 邦家故判書光恩君金公亦其一也公以
上之六年庚申擢文科歷中外官積有勞伐三十
年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第 上丞下恩旨追

典有加君臣之際可謂至矣及 上登遐兇徒竊枋
誅鋤舊臣殆盡公家受禍尤酷二子雲澤民澤俱死
於淫刑諸子及孫流竄絕海行路爲之氣塞 聖上
嗣位雪寃解縲靡有餘憾於是公第五子祖澤以公
牲繫之文屬不佞不佞竣巡不敢當而已又自念既
忝職太史滅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罪也遂受而叙
之系以銘其叙曰公諱鎭龜字守甫爲人豐幹疎眉
目風儀儼然性沉密肅恭與人寬厚而不狎篤於孝
居戚不懈飭躬儉約事君誠慤以 仁敬后兄益謙
愼自持仕宦必避權要又不喜進取嘗爲吏曹郎不

拜擢拜廣州府尹距登第未滿二朞尤感然不安大
臣知其意啓改之後數年爲慶尚觀察使亦不欲赴
大臣又陳白許遞後爲御營大將兵曹判書以兵權
非戚臣所可據皆不久居不特以人言之深也然於
邪正是非之分斯文興廢之關華夷逆順之辨可矢
口明言不以處地爲諉蓋以五代祖黃岡公考瑞石
公力主彰殫之論高祖文元公爲東方儒宗曾祖參
判公颺清陰曾周義祖生員公痛節虜難也故所以
繩武嗣徽者然也人或以不避形迹誚公而識者是
之始公以持平論趙絅營救尹善道不宜配食顯
宗廟庭又論朴泰尚當進退賢邪之時有婷婀瞻顧
之迹又論尹趾完救護吳始壽疑亂重獄又以姜碩
賓柳命天親密逆堅金德遠倘惡投疏繳論減罪收
用之命又請對爭始壽絅事命賜始壽死黜絅享又
論李之翼傅會邪論以修撰論朴性義醜詆文成文
簡二先正宜屏遠裔以司諫論洪宇遠誣謗　慈聖
不當用寬典以承旨啓言尹拯背師請收恩例賜與
斥却其徒伸白之疏以大司諫合辭論鄭載嵩崔錫
鼎等使虜辱命之罪以明君臣之義公於釋褐初卽
選入史局古例史局薦人必問先進公在六卿遏新

薦人宋正明以曾請召尹拯而侵侮宋尤庵先生也
爲同知成均解尹世顯等儒罰以其辨尤庵誣而爲
拯倘所罰也以禮曹判書辨朴世堂侵詆朱子尤庵
之說請令儒臣逐節攻破此數事尤爲時輩所怒而
公不顧也後宮張氏咀厭 中宮事覺 上命賜死
前時相臣南九萬附張氏倡邪論及是崔錫鼎以九
萬客力請全恩其倘羣起而和之士類或被掀撓終
始守正僅三四公公又確守毋變曰脫 儲位不安
當以死爭今日處分豈敢閒然李益壽疏言宜令
春宮臨張氏喪或替送宮僚管攝公覆奏曰 世子
親臨於理不可戶禮官既治喪宮僚管攝亦不合事
例及期又有謂 世子當望哭者公據禮爭之曰雖
有生育之恩亦異伯魚之母乃止 上追思 神宗
皇帝恩設壇報祀公曰此舉盛矣然事須敦本實不
不當慮煩濁務減削寢疾猶劄論壇樂之謬有司價
買公外第石爲築壇之用公辭曰大夫固不可與國
爭利況爲茲壇乎奚用價云何公卒弟竹泉公疏陳
遺意 上特許以成其美公奉職謹少爲都廳郎與
修 先朝史益刻厲未嘗告病時公方出入正言獻

納校理應教執義王其事者請移閒職專屬史事遂拜直講又爲兵郎僕正竟以勞陞通政貳刑兵最久於銀臺屢遷至左公討慮深遠瑞石公當甲寅後有曲逆燕居之憂公密贊之力爲多暨柙堅伏誅瑞石公策元功公絕口不言尤庵稱之以爲張子房不如既登朝尤以猷爲見期於其未赴二外職足可見廷推之重而未幾出鎭水原旋薦按湖南政聲益騰及瑞石公卒而柄倘復用事盡殺功臣翻逆案竄公濟州海島禍且不測公夷然如平日後六年賊臣黯起誣獄將魚肉搢紳 上覺之承罪黯黜退其倘與召

用舊臣特擢公戶曹參判眷毗至深而時公長子受國言甚人視之如膩柄人既與清議相角欲擠士類輒以公爲注爲牽連並汚計十餘年間出入疏啓殆無虛歲盖以戚里之名世所嫌避而公家尤爲世指目故也由是低徊冗散數免稀遷兵禮刑曹參判漢城左右尹兼副摠管乃其數年所歷而皆非選也間爲都承旨猶忌公在朝托言巡撫而出公嶺南又出爲江華留守以 世子嘉禮副使超階資憲屢拜判尹刑工戶曹判書知敦寧左右參贊兼都摠管守禦使 世子賓客既久始陞判義禁公詘於時議才未

能盡展然於司寇庋支時見一斑尤練於戎政深得
士心及至末年望實益隆駸駸乎金陜之覆而忌者
不止公且卒矣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而患不見
知於君上若公者中雖阨於奸兇罹遷謫之禍而終
被環召眷遇無替時不可謂不逢亦不可謂不得於
君而卒與未究用者同歸其命也夫公嘗夢得一詩
曰不知秋日晚猶復犬雞求仍以晚求名其室而自
號蓋有意於尋理家學而竟不能如其志徒爲偪側
危途壹鬱而終世可勝惜哉雖然蓋棺之後其人可
見一時紛紛何足深論至今知與不知莫不以厚德
長者稱公異趣者亦歎其廉謹公議之定可謂不待
百年矣公雖不得奮庸熙載以大副宿望就其所經
履猶足以佑我興運裨補
荷非 聖上之至明安得保全至此此可以無恨也
歟公光州人新羅王子興光之後自勝國至我朝赫
爲愈盛他姓莫望黃岡公諱繼輝官大司憲文元公
諱長生世稱沙溪先生叅判公諱槃生員公諱益兼
瑞石公諱萬基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文忠公其
媲西原府夫人韓氏郡守有良女公媲持平李光稷
女閨範卓絕六親咸服 明聖大妃尤敬重之有八

男三女男春澤普澤觀察使雲澤參判民澤校理祖
澤大司諫福澤奉事廷澤延澤女適教官宋婺源掌
令任徵夏士人李廣淵曰濟澤公庶出也其銘曰
維金之望莫亢於光載其弗祿八葉辨章綿及後代
厥德彌卲大憲匡世文元董道維公考翼寔爲宗臣
褒紀帶礪終莫緇磷是生名卿克嗣前烈乃盛玉堂
乃司喉舌扶正遏邪有脊其言畿鎭湖泉餘地撥煩
纍彼毛羅遘時斯屯素患安命雖枉而伸 王曰噫
歟予惟其懲姦諫旣屛俊髦彙征擢秩以召恩出常
格流連列曹或宣外服世路失平荊棘名塲望實自
茂掩而愈彰六尚三軍終焉允臧年五十四屣脫何
忙其用未究其聲則長廣之廬峙有崇堂阜韓山哲
媛媲美同祔豐碑紀善刻示茲茲更千百載無敢毀
傷

贈吏曹參判行全羅道觀察使兼全州府尹金堤郡守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肅宗大王四十一年以臣澤秩二品命贈其考廷龍
爵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妣濟州梁氏貞夫人國典也後十二年季
子濮觀察海西將樹石神道以彰恩榮使不佞銘之
亡何觀察沒而其從子秉泰以遺意速銘余固已許

觀察重有感於人事之變遂攬涕而叙之曰公姓李氏字夢卿韓山人牧隱先生諱穡之十世孫也曾祖諱增禮曹判書贈領議政謚懿簡祖諱慶流兵曹佐郎壬辰倭難效事贈都承旨考諱穑大丘府使贈吏曹參判聘羅州林氏觀察使惰女生二子長廷夔吏曹參判次卽公公三歲而孤孝奉母夫人事參判公如父李公端相歎其不可及參判公病瘟不離側喪又親斂卒無恙人謂庾衮不過嘗謂諸子曰使室中言無及兄弟則幾矣爾曹勉之聞刑甚肅斥左道不許入門性和易任眞無表襮口不言人過然中實堅介雖屈跡小官絕無趨營意見有附勢諂鄙者殆欲嗾噬之常歎曰吾少也聞仕宦語面輒發紅今世之人異乎此時勢之漸下如是夫公始用佐郎蔭爲厚陵參奉旋棄去復由　穆陵參奉轉長興奉事以都監勞陞軍資主簿非罪免後復除而仍陞本監判官出文化縣令善於治民民有召杜之誦又出金堤郡守公素惡俗吏務減剋沽虛譽者一以誠慤奉公爲主嘗刮吏蠹以濟民民喜而吏爲蜚語聞遂居殿亡何徵文編配旋宥由司僕判官除溫陽郡守以視作　徽陵方上不果赴已巳二月十三日卒年六十

一葬于廣州突馬村先壠下公所自卜也公嘗登其
麓曰今人拘方術違遠先壠多見其惑也吾樂斯丘
可葬於是及公卒如其言夫人應教舅容女見識超
卓德性莊正涖家纖洪不遺而閫外寂然無聲古所
謂女而士行夫人有焉年七十一以庚辰十一月六
日卒祔於公有四男一女男長澳富平府使次卽澤
吏曹參判次浹進士次卽濠女適朴泰正曰護軍泌
側出也府使男秉鼎判官秉觀進士秉升秉咸參判
男秉謙側出秉漸進士男秉泰副提學秉恒參奉觀
察男秉健生員泌男秉坤秉昌男弘重秉謙男德重
生員秉恒男獻重其幼而未名若外裔略之公出自
名門樂有賢兄以克自成立亦嘗屢擧發解咸謂一
第不足取而竟詘遠圖仕又不諧知公者固惜之然
蓄儲遺贏啓慶後嗣貽爵天卿榮溢泉塗其視燀爀
一時而無其終者得失何如哉君子於是乃知天之
報善人未始不厚也銘曰
弱於志不立易於事必跲果戾者取敗亢高者多悔
公闡斯義舉以詔子觀言察人八九其眞棲棲蔭階
嗟命之乖低徊連蹇百不一展由積也厚大發於後
恩誥煌煌梓桐含光而續而似方進未已理固弗僭

今而益驗有媛維碩同此玄宅既固且安永無後艱

贈嵩善君神道碑銘 并序

聖上踐阼之二年春二月乙亥 上謁 懿陵楊州幼學臣李萬根伏路左上言臣高祖贈承憲大夫嵩善君濂我 世祖大王子德源君昭簡公曙之子也與先正臣趙光祖爲道義交嘗家印程朱封事進曰爲治之道無過於此 上嘉納之賜書籍又上章極論政弊請放金淨朴祥革女樂人謂之劉向逮己卯禍作被栲掠竄嶺海十五年始蒙宥以卒其純正之學忠孝之節卓然爲 國朝宗英表至今儒林間誦而識之不倦先正臣李珥所撰墓誌曰趙靜菴有畏友曰嵩善副正天資粹美氣度夙成潛心正學敬以持身雖當倉卒辭色不遽早失所怙事母盡子職平生大志惟在忠孝儀刑於家內外肅穆傾財周急由親及疎自奉儉素如寒士絕意營産只好靜坐屋後構齋扁之曰磨磨之義深矣游心六藝靡所不通於樂於數尤妙嘗述璿璣之制著於世靜菴被禍公遠謫篤信無悶歎服而從游者益衆夫前而趙光祖許之爲畏友後而李珥述其德若是其備其淵源之正大造詣之精深固可爲蔚然醇儒矣以道學以節行

雖加超階貤謚之恩寧有一毫踰濫哉丁酉　肅宗大王之駕幸溫泉也臣敢於路上伏請恩典得贈秩承憲封君而謚則該曹重之不許昨年再籲又爲該曹所格其格之之辭曰非正二品不得賜謚乃國典不可輕議臣竊念自前雖未及正二品秩如有學問行誼之表著者越例特謚蓋非一二姑取近代事言之舍人臣丁熿以乙巳賢士而謚焉司諫臣朴紹以爲趙光祖所許而謚焉評事臣李穆以直節而謚焉府使臣任鉉臣尹棨以攻事而謚焉獨於臣祖而靳之將使臣祖之學行志業湮沒於千載之下此不獨爲私情之痛迫在　聖朝崇報之道不幾斑駁矣乎乞命該曹一遵近例許施節惠之典以彰先祖實行以伸後孫至冤　上覽而嘉之下該曹覆議之禮曹判書臣金興慶奏曰贈嵩善君濂正學忠孝既有儒賢定論且與先正臣趙光祖同被士禍褒崇之章在所當擧　上遂命特爲賜謚於是萬根承命感泣請大提學臣李宜顯撰請謚之狀仍要銘其麗牲之石以侈盛恩宜顯始嘗效拙於太常之牒不敢終辭公字淙之生于　弘治戊申己卯竄寧海後移開寧甲午赦還戊戌復職甲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五十

七葬于高陽食寺里配晉州姜氏琓城尉子順副室
女生二男二女男延昌都正鶴壽延城守眉壽女適
參奉金德純士人洪守紀傍室男延光正永壽延源
守億壽延豐令宜壽槐山正萬壽女適朴龍壽朴良
柱姜文周李濆內外孫支甚繁萬根延光之曾孫也
既書其事行子姓以一語系之曰
在昔宗英之懿漢有河間東平好經術飭操行至今
推爲貴介法程然猶未尚周旋於巨儒高賢以資麗
澤而相成故所就未甚大而學亦未必精後來固曄
之稱揚又何足爲軒輊若公者生與靜菴友善立志
遠而鑪錘備沒得栗翁誌墓一言之重永作千古悻
史　聖朝貤褒之隆又可與兩漢媲美嗚呼盛哉嗚
呼偉哉

贈左贊成忠簡任公神道碑銘 并序

蓋當我　昭敬大王中年孽臣庶竈憑權廣植倘與
尤忌松江鄭公澈爲士林宗主栫棘絕塞一時名流
盡驅納罟穽無得脫者愛灘任公鉉亦以兵曹正郎
削官黜外於是國內空虛隣敵乘之遂以其明年壬
辰日本酋秀吉大舉兵入寇　昭敬王出狩義州孽
臣倘與望風遁逃而前日見斥者多伏節致命任公

以南原府使抗賊不屈而死嗚呼君子小人用舍得失果何如矣夫木朽而蟲生理勢所必有則推原厲階孰使之然哉噫嘻其可爲千古之痛恨也公字士重豐川人曾祖由遜監察祖楨內贍正考夢臣原州牧使娶冶爐宋氏　嘉靖丁未生公早有大志不屑場屋功令師事栗谷牛溪二先生檢身若不及朝夕省飭時望甚重　萬曆癸未登文科選隸承文院薦注書陞典籍遷禮兵二曹郎轉正言持平時栗谷已卒朝象大變善類擯斥邪倘盤據清要及汝立以修撰作逆誅死其倘多被連逮形跡狠藉於是　上召

松江牛溪任以國政羣陰頗屛息而孽臣尚在事根株未蹶公與李公海壽白公惟咸柳公拱辰深存巖豕之戒務爲激揚之圖上疏極論其欺蔽　天聰猜害忠良之罪辭意嚴峻聞者縮頸遂忤　上意出爲羅州提督長淵縣監平安都事不得容跡於朝仍被辛卯之斃即閒田野時倭釁已啓而廟堂惟事恬嬉公憂念國事爲之中夜流涕作詩有杜宇聲中氣自南默觀時事可知三之句及聞　大駕西幸星夜赴難即命收叙忌者又斥補江原都事公自出計策捕斬春川賊四百餘級　上特賜奬諭命除準職俄拜

淮陽府使陞通政爲吉州牧使州新經倭寇土賊之
變民心撓盪公撫綏得宜一境寧謐按臣上其績
上賜帛以褒之梧里漢陰白沙三相公交薦公才略
可任陞爲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以鎭邊隅丁酉還
朝倭賊將犯湖南天將楊鎬住劄平壤慮南原野城
難守使總兵楊元率兵三千留鎭使游擊陳愚衷張
維城分住全州順天爲左右掎角有急相救元請得
文武備具者與俱 上指公曰非此人莫可特拜南
原府使時倭警甚急人爲公憂公卽投袂而起曰事
不辭難臣職也拜辭宋夫人曰兒將遠離膝下誓心

捐軀不孝大矣天將與語大悅曰東國有人公有酒
戶卽不飮曰此時何心近杯勺是時賊旣薄開山遂
乘勝長驅勢如燄發將轉攻本府湖西南大震公率
勵士衆曉夕弗懈勸天將檄召諸將以禦賊調糧繕
械以濟給天兵江華府使禹伏龍書問公手筆報之
曰倭賊已入求禮縣距本府六十里三賊將各率副
將五人精兵七萬水陸俱會於此府以此孤城其可
支乎吾計已決必爲不孝於老母奈何聞賊治船甚
盛不無衝突貴府之患幸善爲保障以衛京城某則
自分必死與兄訣矣計日決命書不盡意云城旣受

圍公與天將厲氣巡城竭力拒戰賊雖多死傷後至益衆我兵少莫可禦公以蠟書求救於陳張陳張不應我軍亦無來援者元遂出走公力止之曰公受天子命來救藩邦豈宜棄王師脫身跳去元不聽友要公同走公毅然曰守土之臣當死於職義不可苟活吾則誓與此城同存亡天將既出公乃身自登陴手射賊矢盡就公館整衣冠北向四拜曰臣不能保此城死有餘責端坐胡床瞋目罵賊賊怒刃之卽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一 上悼慟特贈議政府左贊成遣禮官致祭仍命旌表其閭錄原從功一等圖畫其事刊布中外除其弟鋐邑宰以養母 天子聞之命斬楊陳張三將頭徇示我國特馳使賜祭公褒誄大行王章赫然而天下盡知公義烈矣賊退以遺衣冠葬于楊州之金門里南原士民爲立祠府中朝廷賜額曰忠烈 顯宗辛丑同春宋文正公爲誦其遺札於筵前 顯廟丙戌加嗟歎特命錄用子孫肅宗丙戌贈公諡忠簡臨患不忘國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國典非正二品不得諡公職守二品而諡之特恩也於是哀榮克備而無遺憾矣公儀貌傑魁器識弘偉望之儼然可畏性至孝八歲見友哺烏歎曰人

而不能養寧無愧乎生事葬祭克盡誠節居家一遵古禮涖官益厲廉操早親有道遍交好學篤行之士松江鄭公與尹月汀根壽洪拙翁聖民李藥圃海壽尤所深契趙重峰憲最重公至比宋時名儒公性方嚴勁直釋褐之初正當聚分之機灼知朱紫之別扶植士論遏絕邪喙屹然如中流之砥柱以此大爲公議所許而羣小之忌嫉亦甚矣及夫海寇陸梁國命絲髮而時輩猶不忘前日擠軋之習連出外州奔命道路卒之漂搖方羊於危城破堞之間只以一死結局使其長才老謀不得展布其一二嗟乎惜哉然忠義所激衆心齊一賊亦死咋不能全勝湖南一路得免爲蛇豕窟宅而　國家藉此汔成重恢之業則蔽遮阻遏之功非公其誰當之況乎奮孤忠立大卞以一身撐拄宇宙使數百年綱常不墜於地日月常鮮山岳高峙人所瞻仰將悠久而靡極則其視排擯忠賢釀亂召寇終享不義之富貴積被牛皂之噬罵者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天之酬公亦不可謂不厚也已矣宋夫人聞公死日生爲孝子死爲忠臣何恨此可與卞壺母同符矣公死時有官僮守之不去曰公死國我亦死公竟與併命倭賊亦歎尚公忠節曰朝鮮

有如此人未可輕破也公少詠青藜杖曰扶顛知有
力遇險卽爲功公之襲有抱負此可以見焉夫人郡
守李遠女有一男四女男翼之女壻辛繼奉崔光澈
韓汝濟李綏崔縣監李進士翼之男輩輩男慶昌以
公任官縣監後承凌替不振唯辛壻外出李畬官領
議政爲世名臣余嘗麗聞公事而不能詳也歲之已
酉公五世孫錫周來示公抵禹府使手札求爲文叙
述余承而取而讀之見其矢勿弗貳之意猶炯炯毫墨
間字畫又遒健有法整暇如常日讀之未了不覺淚
簌簌下噫欲詳公平生者此一幅書足矣顧何用復

贅拙陋之辭哉謹撮錄大常之狀系以銘銘曰

北風吹雪萬木催仆惟千丈松蒼蒼獨秀茲爲公詠
亦以自比有是卓節何往不理在　宣廟世羣陰剥
陽公被挫搤不利其方嵩目憂時穆然長思寇深而
夏血我南陲出膺簡命文武寔仗江淮截梟屹若隄
障人方奮勇天莫助順踞床罵賊從容立慟貞忠偉
烈百代風聲觀其所樹可驗平生維顏有鑄既淬而
鍊編名錙籍雅操彌顯遇難自靖克全民彝苟無其
本曷以臻茲金門之阡有氣熊熊行空御泠俾爲長
虹公神布濩耿光若新沒而長存留映無垠

吏曹判書玉吾齋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盖當我 肅廟之世玉吾齋宋公以清名雅德爲一時領袖及 上登遐兇賊猖獗又力扶 宗社謫窮海以卒終以誠節著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眞其人哉公諱相琦字玉汝恩津人恩津之宋遠有代序有諱愉當 恭定王時退歸湖西之懷德築雙清堂隱而不仕子孫世居之五代而諱栿壽林川郡守壽秩嘉義於公爲高祖曾祖諱希遠成均學諭贈吏曹參判祖諱國銓贈吏曹判書考諱奎濂禮曹判書有恬退節贈左贊成謚文僖贊成公聘安東金氏同知光燦女淸陰先生孫也公幼頴異尤悟學夙就人稱奇童同春先生常曰此兒名位當不在吾下 肅廟初年羣兇竊枋尤菴先生母舅文谷金公俱竄嶺海公痛慨時事斂迹自修嘗於塲屋能辦柴中行事尤菴喜曰吾門有人贈二詩期勉甚至庚申更化自懷德入京師以詞賦屢魁類試名聲藹鬱甲子擢文科汾厓申公最舉手曰得一大提學當爲公朝賀也分隷承文院故事玉堂參下世號南床其選尤艱於公翕然無異辭遂拜弘文著作因地震上劄請正君心講 聖學恢言路節經費嚴宮禁警百僚皆切中

時病是時後宮張氏專寵逆宗杭附之深被　上眷私有可憂之漸劄中及之歲首又劄論陰陽消長之理請益加儆於幽獨隱微親褻便嬖之間蓋有爲而言冀悟　上意公文辭贍蔚學識尤淹博勉戒君德誠實懇到最得體館中凡有封奏輒屬草於公羅良佐誣辱尤菴遠配公論遞其倘之營救者陞博士有雷異劄請恐懼修省又以宮禁爲戒趙師錫素有奧援當置相　上四却其劾以師錫爲相李公秀彥疏論忤旨時又越格特除杭提舉公並劄論之　上怒駕他事特罷薦入史局爲檢閱金公萬重遝白師錫

疑謗　上震怒下吏追問促令承旨取公筆書傳旨公抗聲曰史筆不可與　上爲之動容已還玉堂師錫既相其徒表裏應和盡逐文谷以下諸名公以李公選最剛正而方出入銓長擬尤噎娼嗾鷹犬搏噬公疏斥情狀陞副修撰時杭寵日盛國言愈不可遏朴公世采以銓長造朝請毋偏厚以防疑　上不平謂諸宗猜克流謗命根究罪之朴公遂出城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齊入對請勉留朴公因及　顯廟過待楨榦事　上怒轉激栝棘兩相遞朴公職公連上四劄力爭仍登對切諫　上終不聽杭辭特遣史官

傳批公又疏言之時嬖張得外勢益煽　坤極之傾在不日公夙夜憂歎隨事挫抑及以張母乘轎事有過舉公劄請焚轎且言府夫人乘屋轎而又許後宮母乘等威無別昔袁盎却慎夫人坐其敢以賤女擬府夫人乎主時論者素嗛公使其客旁緣前事劾罷之已已拜校理是時羣小外畏清議稍爲前却態上惡其反覆而斥之召入鑰積倘朝著一變公亦革職大歸鄉里二何　上廢中宮立張氏爲后尤庵文谷次第被禍公悲憤忼慷杜門流涕越六年甲戌上大悟盡黜兇倘復　中壺位雪尤庵文谷冤公始特除掌令轉副校理司諫是時希載謀害　坤聖事發將誅大臣南九萬以希載張氏同氣也曲護而脫之公疏言　上本源未澈致士禍繼作今宜痛加懲戒且極論希載事以爲不可戰萬口一辭之公論使綱常斁絕又言尹鑴誣逼　慈聖向來敢爲伸理請追褫其職　上優批亟從鑴事褒以所論正當兼弼善移應教侍講筵必反復陳戒　上頗傾聽又劄陳十二條縷縷千百言明白剴切掌令金瀷請毀禁苑新構　上從而不改公言之愈力遂撤去請令該曹抄選經術士以備顧問亦允後來李公喜朝諸人由

蔭塗吾遵實公言爲之兆也爲養出刺忠州公以文學進人疑不嫺吏事及任劇剸理沛然世益信其通才還爲輔德校理疏陳民事歸重於立大本清化源嘉納拜舍人時請冊 東宮於燕未准罪其使極擇他使公膺命以往屢製呈文辭理明確虜中亦稱好文字快許之復命加階拜承旨又祈養得韓山諫臣言文雅負重望不可去朝遂拜大司成公前在韋布忝斥尹拯疏拯徒慈之 上怒罪其人遞拜承旨禮吏二曹參議兼承文副提調文苑極選也出爲忠清監司嚴黜陟厲法禁一道肅然 還爲大諫大成工戶刑三曹參議俱不赴辛巳丁母夫人憂制訖拜承旨副提學時有旱災疏言應天以實之道仍陳恤民祛奢和朝廷數事爲全羅監司朝議惜其出旋除吏議俄擢拜大提學由下大夫直掌文柄 國朝以後不數人公文望最高羣議以爲非公莫可遂舉授之拜大司憲 端宗復位撰進附纂實錄 上追思 神皇再造恩設壇以祀有司請名以泰壇公言不可借用古圜丘名宜從禮經文以大報爲號 上承稱義理允叶命以此定行 上寢疾久疏請清心省慾仍戒庇護近習時不靖之輩敲撼銓地 上頗入其言又

臺臣之好盡言者爲人所搆陷既經查辨猶靳收錄
公疏言之　上責以嘗試乃自劾下鄉屢拜諸曹叅
判兩司長俱辭又懇辭文衡得遞拜忠清監司清州
牧使朝議盖爲便養而以贊成公篤老不赴間聞有
　傳禪之教將入朝爭繳及還寢疏陳治心之方已
丑遭贊成公喪去喪拜工曹叅判轉都承旨大司憲
兼　世子賓客疏陳正心克已之要以朱子訓爲證
　上歎其至論擢拜漢城判尹是時李鼇以提學主
試既承牌入闕無端還出夜深始到人有見其歷抵
舉子家者而舉子果中第因此衆口喧騰諫臣疏斥

仍及試場不嚴狀公實以承旨叅試不免略陳鼇事
適李公健命遑白試場事以丹鳳門不閉爲言羣小
遂以門事持公謂承旨主檢察諸疏蜂起盖借此掩
覆鼇事而亦恨公直陳欲乘機擠之也　上燭其情
嚴却之慰諭公備至拜吏曹判書公因於羣咻三辭
而遞自後凡九入銓激揚清濁甄拔淹滯善類恃頼
而異論者患爲已不利輒肆中傷不得久於位文衡
才遞旋授者再遞則授提學十數年不離詞垣公爲
文積厚而用周尤長於應卒高文大冊多口占立成
絕無瑕點農巖金公每推爲不可及累掌國試絀浮

敦寧文風爲之丕變間爲知敦寧禮刑工判參贊都憲用都監勞加正憲又管惠局再長戶部理賦裕民裁度得宜屢判金吾斷讞以公無骫法　景廟卽位又用勞陞崇祿周流舊踐　聖上進登儲貳兼左賓客拜判敦寧　景廟素有疾至是命　世弟聽政朝廷齊籲請寢又不許又七請入對而見阻公議諸大臣陳劄後奉承翌日大臣聯劄上而泰耆北門事出賊鏡疏繼入禍機猝發公卽日出江上兌徒以定策聯劄爲大案先栫棘諸相名以唯諾一併削黜諸宰而獨漏公公陳疏自首　上批以勿辭輔護　東宮

居數日拜兵曹判書亡何有妖窟尚儉變　東宮至欲辭位　慈聖又下敎辭旨痛切泰耆錫恒輩獨見而封還公聞變馳進城外及是不勝驚惋詣闕肅命見泰耆問之者噤不言稱病徑出公追聞　慈敎凡再下而耆輩諱之乃抗疏曰臣於罷出後得聞　慈敎中有締結宮人窟寺者依律處置之敎而竇廳啓則曰一宮人締結窟寺此大違　慈旨　慈敎既云兩宮人而終不囚推任其自斃有司之臣顯有緩忽之意臣切駭然耆卽陳疏倡謂矯誣　慈旨公批追下而有再次　慈敎語於是中外益知　慈敎果再

下而爲者恒輩刪沒之也者疏既上賊臣弼夢聖時
等繼請公極邊遠竄配康津月餘虎龍急書上浸不
敢言之地羣兇得此起大獄魚肉廷紳　貳極有朝
夕凜凜之憂公恫念　王室悲不能自止有詩曰
銅闇若得平安信九死南荒定不冤翌年夏感疾終
於服舍噫立朝必主大節論人當觀晩暮夫士平居
大言激昂臨變故際畏懦縮朒以至虧名喪義者滔
滔焉又其少時飭厲操秉立名譽於世年邁氣涸隤
弛放倒判若二人者亦多有之此無他無學以殖之
也若公者蚤燭瑤華之朕憂深黃裏之變入告出劄

赤心炳然及夫丑寅之交事尤有不忍言者乃以七
衰之年直當虓虎之吻衛翼　聖儲蹈禍而不悔雖
摧敗困頓於瘴海之濱尚使兇肚逆腸憚懾而不敢
肆數三載間　离明無實未必非公一疏之力則折
亂萌扶國祚之功亦自有不可誣者矣觀乎此則公
之崇植彝倫益礪晩節者又何如也噫其偉矣然苟
無其本亦何以臻茲蓋公少居尤春二先生鄉自幼
出入薰炙優游涵泳於古聖賢書所蓄固深厚而修
之於家内行克備二尊人淹疾積年扶護諸節久益
不懈居喪哀毁踰禮幾滅性以赴　國哀未及先妣

喪終身茹痛每語必涕泣嗚咽嗚呼孝者百行之源而公既盡之則無異乎終樹大節如彼其毅然也若其金精玉温之質氷清蘗苦之操恬雅冲夷之度明遠通透之識固皆人人之所誦道其大既揭姑可略也公以癸卯六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七歸櫬公州三美川先塋下與夫人合窆後三年乙巳爲 聖上元年特復公官爵遣禮官賜祭于家夫人漆原尹氏生員宣績女生一男五女男必煥郡守女適副率李夏坤生員李天紀尹得恒承旨徐命彬參奉閔通洙必煥娶觀察使李寅炳女生男載福載禧女適崔鳳興李有子錫杓進士次李有繼子德容餘幼者與外孫女適人者不盡錄銘曰

宋著東望歷載悠綿雙清之後奕世多賢有煒宗伯名駕疏錢緊篤慶毓公乃應期温温其質炯炯其儀蚤整翩羽人仰九苞朝陽祥曦百鳥驚啁值時孔艱羣陰塞霄虹暈彗射逼我 坤倪正色枝柱若潦於堤立名崇義終始一說陳忠格非委曲痛切 寧考晚際灼知三俊詞苑粉黼銓地衡準纔卸旋任首尾廾稔士革浮華朝絕倖冒理財折獄談笑而了導竅批郤入以無厚寔謂通才宜左宜右 聖王陟方兒

慝孽牙　宗祐大策適爲禍囮殺機蹶張箝網橫冪
爰暨椓人施手　貳極肆其譖譋絕國之脉公聞血
涕承馳而入瀝肝爲辭以抗歛翕翼儲是急曾不竦
懟跡屈志颺何有編窴其氣嶷嶷折彼之角言雖不
用功在扶倫晚途樹立軼類超羣蓋公弱歲二老是
繩維學之力遇難奮騰諒由培壅匪適襲取偉哉我
公允稱忠甫末俗前翳前翳義路如綫叔譽之觀非公誰
歸有來千禩尚挹餘徽鑾彼公山有屹桓楹銘以好
辭永裨世程

左參贊梅澗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延安李氏自月沙文忠公用文章雪國誣致大名其
二子白洲玄洲公俱以詞學黼黻　王家世數文章
家必以延安氏爲稱首二公各有四子又克嗣先業
諱翊相字弼卿者玄洲公季子也學語便曉文字稍
長藻思日進二十七魁司馬試明年發解東堂名聲
大振三十五遂魁泮選命直赴庚子式年登乙科又
三年中文臣庭試膺皐比之錫朝廷方重文士處公
皆館閣清要藝文館則自檢閱陞待教奉教侍講院
則文學兼司書兼輔德弼善輔德弘文館則副修撰
校理副校理應教兼西學教授校書館校理常帶知

製教　顯廟上昇差行狀纂集堂上　莊烈王后喪
差誌文製述官屢拜成均館大司成弘文館副提學
前後兼承文校書提調同知經筵春秋館事　顯廟實錄爲羣奸所誣亂更化
知經筵春秋館事　顯廟實錄爲羣奸所誣亂更化
初設局改修極選三長才公爲都廳堂上國制兩館
提學所以儲擬文衡最爲詞垣高選公拜藝文提學
辭曰臣家世掌絲綸自臣祖至臣身爲是任者三世
五人臣實空疎懼不堪　上温諭不許公雖以文事
任用立朝言議不苟遇事侃侃乙巳爲正言論鬻官
散法寬貴寵郎勘律太過嚴教特遞已復拜請收趙

絢無名之俸劾外藩私獻丁未兩司論相積被竄公
既爭論復申疏語多切直又特遞在玉堂論譴責銓
長新構殿閣之過請勿許衆贊宋浚吉歸極論　神
德王后祔廟之合禮庚戌爲司諫論不當抑買民家
營王第爲執義論李元禎李台瑞等科塲用私之罪
辛亥大飢公爲大司諫請蠲減宿逋別擧救民之政
冬有雷延訪諸臣公請斥絕左道毋留心玩好痛禁
糜費仍引古高髻一尺語反復陳戒　上爲之改容
積寵任益專同春宋文正公疏斥忤旨諸臣相繼獲
罪公連啓力爭癸丑爲吏曹參議注擬不承　上意

嚴肯特罷大臣以下爭不能得　肅廟嗣位以諫長上劄請依　明宣兩朝故事卒哭前頻御經筵又引范祖禹凡人進學固不在少時之語懇懇不已　上嘉納有郭世楗者投匭斁尤庵宋文正公以承肯論列情狀又登筵面斥尹鑴許穆爲大司憲劾穆及其倘與羣小積忿恨劾罷之復左補江陵府使及歸有李有溍李煥等兇書公名入其中鑴輩嗾之也鑴又上密劄請鞫禍且不測賴　上獨其奸不得售庚申奸倘迸黜除公憲長公論迸宗楨柟及柳赫然權大運閔熙等或拿或竄輿論韙之其爲副學遇詢

永昭殿練祭當否對以當行援據典禮確甚　上亟稱其明快時刋心經釋疑公疏論此書本非李滉手勘門徒各記師說多踈略請令宋時烈釐正許之尤庵造朝懇乞致仕獲允公言出入筵席補益弘多遽許休致朝野缺望宜積誠勉留諮訪治道嘗侍講筵言婦寺相倚爲奸固當並爲深戒奄禍甚女寵漢唐事可見又以唐玄宗德宗始初清明終任匪人致寇亂申戒切至時朝論睽乖日甚跡不安出爲開城留守頃之復以憲長召羅良佐誣辱尤庵竄邊其倘力護及斥良佐者公爲別白是非固不能平及公爲

吏曹判書遂恣意擊去亡何有　長秋易位之變公驚痛涕泣爲緻爭計趣駕赴闕庭請已罷轉往楊州丙舍辭解兼帶諸任疾病語子弟曰生丁不辰見今日景象一朝盡然眞是極樂世界盖公爲人雖冲和樂易素以名節飭躬當消長之會必挺然有立其出東府也尤菴以爲事光竹帛少與尹鑴善後得其心術絕之性簡靜不喜徵逐所居有林壑之勝日吟哦松竹間於外累泊如也清儉自律愼於辭受商賈無敢跡其門最惡朝士營利之習常痛戒家人內行純篤以大夫人殉節江都不忍履其地待庶母事伯兄各盡其道二兄早世撫孤如已出公辛亥以春坊官贊相　東宮嘉禮陞通政乙卯特陞漢城府右尹辛酉視作　翼陵陞嘉義癸亥掌　太祖上謚事陞資憲戊辰又治　徽陵方上陞正憲歷職甚多前所列者不舉未第時爲　靖陵參奉既第分隸承文院自正字例陞至博士爲成均館典籍直講司成兵吏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司諫院獻納咸鏡北道兵馬評事議政府舍人尚衣院正陞緋爲五衛將兵曹參知禮戶工三曹參議在亞卿爲左尹遍歷六曹參判洪兼金吾摠管屢爲都承旨及陞八座爲工曹判書

左右參贊知中樞府事終焉　肅宗十七年辛未八
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　天啓乙丑爲六十七年月
沙公諱廷寵官左議政玄洲公諱昭漢刑曹參判其
娩驪州李氏左贊成尚毅之女公娩晋州柳氏統制
使琳之女與公合德後公十三年癸未卒壽七十六
同公葬廣州文映山下有三男光朝都正興朝進士
昌朝一女適主簿尹寔光朝娶大司憲金益炅女生
男彦臣直長良臣女適校理沈泰賢縣令宋文相判
官尹瀹參奉金聖梓士人趙榮後興朝先後娶承旨
趙胤錫縣監宋彝錫女無育子良臣昌朝娶觀察使

南正重女生男世臣公別自號梅磵翁有文集七卷
行于世　肅宗丁酉賜公謚文僖博聞多見曰文小
心恭慎曰僖世常謂文人鮮實用此未必然公文詞
既美而諸所風議又足以裨益世道則其爲用也大
矣烏可曰鮮乎哉是宜銘銘曰

考公之世奎壁委彩華國盛名汔于累代公承徽跡
乃訓克邁翔翔藝林秀出倫輩孰播其英而弗敦實
我有素守匪禍是怵講逵臺席昌言勁筆激揚斯在
正慝爰別竹帛有光大老攸歎節惠象行身名具完
墓之有石昭美于刋質而不諛永垂後觀

興平尉元公神道碑銘 并序

孝源百行固人人所共勖逮世下衰允蹈者盖鮮矣
興平尉元公持考觀察公制洊以承重喪泣血崩隕
竟用此折其年止二十七君子曰孝哉篤誼至性去
曾閔奚遠公葬及五紀墓亡刻孫景夏氏扶服匄銘
辭甚懇顧不佞非其人烏敢當既固辭終不獲則廼
拜受狀狀曰公諱夢麟字龍歟方娠有蜿蜒發霄寐
遂以名系出原州高祖諱豪水軍節度使當東寇捨
效事贈左議政謚忠壯曾祖諱裕男知中樞府事原
溪君贈右議政謚忠肅祖諱斗樞廣州府尹考諱萬
里平安道觀察使用公貴贈祖爵左贊成考右議政
觀察公以左議政原平府院君忠翼公諱斗杓中子
後府尹公原平公暨原溪公參靖社勳臻宰相門戶
赫奕妣李氏叅判時楷女亦國姓公幼頴秀軼羣甚
爲原平公器重甫踰十齡被選儀賓會　孝廟薨既
三年始昏初受封興平尉階崇德大夫再進階至成
祿屢兼都摠府都摠管壬子差赴燕正使到義州聞
觀察公喪奔還明年祖妣姜夫人又不幸毁益甚以
其明年三月十七日卒訃聞震悼輟視朝三日賻賵
有加　上及　兩大妃　中宮俱遣使弔仍令監護

喪事有司具儀物以庀後十三年追領　莊烈大妃
周甲慶賞贈綏祿階公始墓坡州以宅兆弗叶移厝
驪州遁村觀察公前公主先四年卒而附公主錫號
淑敬　孝宗大王女　仁宣王后第五誕逼小學內
訓謙愼勤儉婦德克備與公同年生卒時年二十四
有一女未笄夭亡嗣朝命公弟縣監夢翼子命龜爲
後命龜官黃州牧使娶參判李世弼女生三男一女
男卽景夏　英陵參奉娶判書申思喆女生二男一
女並幼次景游娶應教申晳女次景輿娶判官任適
女女爲參奉趙載浩妻不佞讀已復拜曰公生勲德

家天賦儁異使進列英躩內外劇易于何不宜廼蚤
局粉號中阨短造志業壅閼弗遂寧不痛惜然爲人
子莫尚事親茲惟公用能恪修厥職斤致誠卒以
蔑亡稱者得失何如哉天所與公可謂不淺夫奚憾
狀又言公方正仁恕簡以濟和與人亡裏襮於事亡
苟合禮賢下士周窮恤貧尤屏絕聲色友于兄弟以
及疎遠語雖略亦足以窺公德邁一溯其本何莫非
繇孝道融通者噫其爲百行源不既愈信矣乎是不
可不銘其詞曰

人有秉彝維孝最大孰斯能服抵隕罔懈於惟詰尉
至行植內身持二衰毀徹三載癯然斯脫遂底棄代
祿短聲長命嗇性豐課其得失何塞何通卜于黃驪
密邇先公護侍千春庶慰遺恫我詩孔哀永樹頹風

陶谷集卷之九

陶谷集卷之十目錄

神道碑銘

領議政洪公神道碑銘
判中樞文孝魚公神道碑銘
知中樞許公神道碑銘
贈禮曹參判宋公神道碑銘
大司憲竹西李公神道碑銘
右議政忠憲金公神道碑銘
巡邊使壯襄李公神道碑銘
吏曹判書權公神道碑銘

神道碑銘 并序

領議政洪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中字士能姓洪氏南陽人鼻祖殷悅佐麗祖爲太師是後連世顯赫在麗忠平公灌匡定公奎最有名入我朝有諱聖民德行範士林官判中樞謚文貞有諱命耆以關西伯殉節虜難特謚忠烈忠烈生諱重普右議政議政生諱得禹江原觀察使配慶州金氏副提學慶餘女是實生公公貴贈觀察公領議政金氏貞敬夫人公幼頴異出倫尤菴宋先生亟稱

之嘗受業老峰閔公亦被期許己卯中司馬兩試郎于　虐寢金吾旋免去擢丙戌科選入史局陞司書出監堤川縣入爲修撰校理持平獻納吏曹郎在經幄啓迪弘多嘗與同僚上十條劄論君德政弊後於講筵推演易義以懋實崇儉爲要仍請召還休戚重臣斥絕左道妖術通信使趙泰億受倭奴嫚書至公極陳春秋復雪義亡何出爲北評事清主差穆克登等定界白頭山朝廷命公往審行無人地八日乃登絕頂累石樹柵更定其標涉險蠶遠古所未有復以玉堂召陞應教移司諫星州豪殺人匿其屍公爲御史鉤得之人稱神明復命還玉堂擢拜承旨歷貳諸曹拜大司諫命按湖西未赴轉嶺南難其人也爲逆臣弼夢所軋徑遞亡何出湖南慈祥勤敏一道賴之還拜大司成以通信使赴日本自持簡倭亦敬服例增秩拜咸鏡監司朝議惜其出遷副提學移都承旨

景廟新卽位兒孽肅方伺嗾無賴子請尊崇罪張公方休沐在家卽輟告詣闕駁啓辨遏甚堅　上悟斥其疏鞫治其人誅之羣兒氣攻不敢復售始公不露圭角人或妄揣乃能毅然自立確有力量如此士論多之復還副學轉大憲吏參拜閱城留守已擢授刑

曹判書是辛丑冬也　景廟常有疾命　世弟代理
大臣率百官請收還　上久不從末後下敎辭益懇
側大臣金公昌集李公頤命趙公泰采李公健命乃
劄請依丁酉時例亡何一鏡等七賊抵嶋語悖逆不
道以四公爲禍首仍大行誅鋤公亦左補洪州批纔
下構罪削黜居數年叙拜知敦寧改西樞甲辰　景
廟薨差敦匠任罷勉赴召　上親按誅一鏡虎龍施
鏡次律公力言不可與虎賊同律　因山訖引義
告退乙巳正月　上盡黜兇黨召用舊臣拜公判尹
移判禮曹兼經筵成均特拜兵曹判書恢公抑俾物

情大洽與大臣諸宰入對請伸四大臣及壬寅被禍
諸人新冊　東宮爲右賓客特陞判義禁庭請討鳳
輝等諸賊公病不參司諫李倚天疏斥　上嚴批堅
不聽公辭塡之遞拜參贊刑書是時見黜者雖屛伏
實被　上眷庇而廷爭未已　上滋不悅連免閔公
鎭遠李公觀命相職首相鄭公澔先已遜荒朝著一
空歲改　上特除公右議政公旣出謝請從鳳輝啓
以伸公議俄陞左陳辛丑人有失入者掌令許錫論
斥　上怒削其職廷爭久未準羣議無所歸咎首相
鄭公上章責公公遂請急閱歲不止諫長金祖澤疏

攻又甚出城值　東宮齒學暫入竟辭遞鏡誅而其下諸賊寇刑輿情憤鬱是夏公復入爲左相余爲右相同三司請正法只許次一人次律諸臣不可固有忤翌日三司又爭　上益怒卽命削黜仍並削罷前後討逆諸臣大小臣工無得脫者公初被混罷命仍授諭之曰身居肺腑位在三事者猶事黨習而卿獨不染肺腑三事之教指閔相及余等也公辭曰臣出處言議與二三大臣未嘗不同何敢厭然自掩仍退還驪江遞領西樞　上以用事者言還奪四大臣爵公不勝痛憤上疏曰乙巳　聖教八方咸知愍褒之音多出特宣今一切反鑠大累　聖德至若　建儲代理關係至重非所宜言而下乃肆口無忌他日之慮胡可勝言　上不省時逆夢輩嘯聚黨類將指日舉事先撓惑人心宣言土賊起於湖南掛書中外誣及　聖躬都下鼎沸而舉朝恬然公亟疏請廣加譏捕明年三月亂果作公聞報一日馳至賊夜襲清州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效之城遂陷報至　上大驚公進寬慰言而隨事補捄益力　上虞南漢難守命公往撫有言內外輕重者遂止公慮逆黨走燕建請具本末移咨賊既略平餘黨滿獄公與諸大臣宿禁

中設鞫案治夜不脫朝衣未嘗告瘁有賊徒受嗾誣
公欲以疑亂獄情　上亟斷以法屢俾近侍慰諭愈
不安將決退又聞有重卜命卽出江郊　上下手書
遣銀臺長與之偕入公固辭不就曰臣嘗請雪四大
臣冤今以四臣爲逆護逆亦一逆也身負叛逆之名
豈可揚揚百僚之首自逆亂後　上欲不問黑白一
彼此而混用之公乃登對白　上曰聖意固出惜才
然逆四臣而欲起同參諸臣不成事理已又申告一
邊治逆反伸逆輩所稱義理天下寧有是仍出郊掌
令洪尚容正言趙漢綿斥公攸黨要君公七上章祈
免終不許冬聞　孝章世子疾惟幾蒼黃入都及喪
義不敢去遲徊時月承旨吳光運者疏請嚴飭羣下
使不得提起往事其意有指公引咎又痛陳四臣事
鞫獄經年未竟至是始酌處正言吳瑗力詆公寬縱
復出郊亡何陞領議政　上有所激惱閉閤不視朝
大臣以下憂不知所出右相李墍吏書趙文命求對
請賜明諭　上乃下敎累千言洞釋聯劄一案特復
趙公泰采李公健命爵餘二公置不論以最見嫉兒
黨也仍遣近臣諭意勉起公上劄曰四臣同攸國
事同時追奪有罪無罪理宜均一或伸或否終涉斑

駁　上申前意教以上來開陳公遂入對縷縷陳請終未獲命公歎恨自悔其來而猶欲更爲從容納約姑止辭丐盖公常以爲必須快正此大案朝象可鎮國脉可扶炯炯一心惟在於斯而事不如意卒歸綿繢此則時勢然也庚戌有逆宦之變　上鎮日親鞫公一隨衆逆節狠藉絓結幽奧　東宮行藥事又發露宗戚朝士多被辭連逆宗垓圻李槭鄭思孝等諸賊次第伏法公按獄累月傷憊已甚旋值　宣懿太妃喪哀遑勞攘病遂大發舁還迫會下始出明年舉長陵緬爲捻護使正言李性孝以徵事中公　上頗入其言公待罪江上持平李大源繼之　上始大覺至諭以臨軒企待公義在往役不敢固拒復出承命事竣即出郊懇辭　上特遣宗伯召之皇恐造朝壬子大饑公夙夜憂焦寢食爲損旱灾又酷　上親禱至再公輒陪扈觸冒暑熱得疾日惡以六月二十三日卒春秋六十有六訃聞震悼下別諭命給祿終三年臨筵流涕歎國之不幸後因講陸宣公奏議追記公前日勉戒語親製文以祭君臣之際此可見矣禮葬于豐德孝禮洞坐子之原以慶州李氏夫人祔李氏通德郎寅烋女判書慶徵孫老峰公外孫也內

外襲美婦德咸備舉二男長濟猷泰奉有才行早卒有男益彬益弼益彬有二男幼次晉猷郡守有男益詩女幼公爲人端重温雅進止可觀平居無疾言遽色持身制行自有一定軌則性篤於孝推及戚疎各盡其道與人多愛而少忤議論平恕不喜立黨然於公私是非之爭分數甚明終不爲時議撓奪豈所謂和而不流者耶公憂國忘家不問産業才猷優長學識又過人如斥　太廟增構後稱慶議尤的確當理而要皆非公之至者惟其知申時一着固人所難及晚當句軸首明忠逆之辨三數年間矻矻不休彌可

見秉執之大余嘗謂此二事足以概公平生未知後之尚論者以爲如何也銘曰

肅后在宥父道化成羣才蔚興宜公宜卿有美洪公允矣邦英騫清翥要欽約自貞孰闚其蘊中有秤停上章之歲大聖陟方有厥投匭承彼姦猖公首遡列奮節激昂言一發折其尾毒曾是茅靡聳聽縮恧世路百變操持亡易晚際顛危公任丕式卽宅卽俊倚我一德公謂謀國先正其本其本伊何大義關鍵曰忠曰逆寧容汨混斤斤章辨懇懇筵論荃雖莫諒我誠則獻斯爲立名可質百代爰最休跡永貢牲繫

判中樞文孝魚公神道碑銘　并序

國朝人才之盛莫尚於　英陵光陵宣陵之世髦彦盈庭左右治理風流文采至今照映方策乃若直提學魚公變申與其子文孝公文孝子文貞襄肅二公蟬連登進歷　三朝彌顯大爲一時之壯人之稱艷久而不衰文孝公卒於　宣陵之六年墓在廣州竈川里螭首之刻尚未有竪公十代孫有鳳兄弟要不佞文之蕪陋寡識安敢形容大君子德業顧誼有不可終辭者謹按公諱孝瞻字萬從其先有諱化仁始籍咸從縣九世而諱伯游三司左尹是生諱淵大丘縣令卽直學公考也直學公中歲棄官歸養屢徵不起爲我朝恬退之首以公貴贈左贊成配成氏貞敬夫人成氏考思齊亦官直提學寔爲昌寧鉅族以永樂乙酉生公自幼氣度端凝儼若成人年十九中生員試二十五登文科選補藝文檢閱轉待教　文宗在東宮妙簡春坊僚屬公自左正字四遷至左右司經文學與修通鑑訓義高麗史入集賢殿爲副校理知製教仍兼文學公學問淵深爲士林推重五年之間長侍兩筵輔翼弘多凡有文事必許參潤彬彬可觀已丁直學公憂洊遭祖妣喪哀毀踰制鄉黨咸

服稱爲純孝門禮畢還副校理時有佛事館中力爭連上十餘章輒被麾斥及公疏辨辭語明剴婉而有味　上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俄陞校理兼文學進講禮記博採諸家說注釋該貫名曰曰抄以進　文宗稱賞命入內有術者進都城厭勝說公以理排擊上教曰魚某之論甚正予亦感動遂詘術者陞應教兼弼善朝廷方疑蓄二妻者喪服公駁曰禮無二嫡喪有常服議遂定陞直集賢殿公久在邇列所上疏議甚多皆出入經史參以時宜如論貢舉刑獄田賦等事靡不動中窾會舉可長用庚午拜執義以正風俗振紀綱爲已任府中舊有淫祠公立毀之曰焉有法府而瀆祠無名鬼者乎朝議黜不才吏公言知人難宜考績以試不可遽黜陞判內資寺明會計謹儲胥事得無實居三年加階通政選剛明人按察三南公得湖南慨然有澄清之志一道以肅還授上護軍兼判通禮門事直寶文閣拜大司成移禮曹衆議端宗嗣位　世祖爲首相建議從權制納妃又議即吉公爭之曰納妃以　宗社大計不得已也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强爲之條辨甚晳古事國有大議會朝堂講定參議官卑例不敢違異公獨抗言不少屈

談者壯之唯　世廟亦以爲難遷吏曹參議仍陞本
曹參判兼同知春秋轉工戶二曹　上以爲分憂共
理非俗吏可能特授公判尚州牧以親老辭不赴以
軍衛兼　世子左副賓客拜刑曹參判改大司憲百
司相戒莫干我公法歷中樞副使漢城尹加階嘉靖
辛巳又加資憲　上嘗命公進爵曰卿眞樂只君子
又追舉納妃時事亟稱其正直癸未拜吏曹判書諭
之曰予深許卿無私公銓法井井人皆洽然無間有
潛謁者舉四知說絕之遞爲同知中樞加正憲戊子
加崇政陞知中樞又加崇祿辛卯冬成夫人卒年至

不毀執喪愈力幾不能支　上念之屢勉以薑桂哭
泣不恕受仍成沉疾甲午服闋拜判中樞府事奉朝
賀頻賜藥餌至明年正月三日竟卒春秋七十有一
訃聞輟視朝二日弔祭如儀太常擧節惠典用敬直
慈惠秉德不回二法以諡之後以子推恩贈領議政
咸從府院君公立身厲行孝爲之本推以至於待族
戚接賓友咸得其道家法整肅上下有序訓誡子孫
率以義方不畜姬侍不喜聲樂性方直誠實執心務
堅固莅事無苟難雖在閒曹必早仕晚罷曰居官任
職當如是平居操履有常廉白自飭爲文章下筆淵

潛尤長於疏奏夫人潘南朴氏左議政平度公訔女
生二男二女男長世謙左議政次世菶戶曹判書上
所稱文貞襄肅二公是也俱以名德勳庸爲國蓋臣
女適僉知柳塾府丞尹之崗文貞娶參議具達忠女
生一男二女男孟濂監察女適參判權景祐縣監金
光厚襄肅娶參議金亨孫女生五男四女男孟淳府
使孟渾護軍孟濟孟湛俱校尉孟淙司果女適監役
李櫓士人李億齡生員全軾濆陽副守世蕃柳僉知
子義臣司成禮臣正郎女壻僉知趙金虎護軍呂承
肩縣令金墀司成崔漁尹府丞子金孫判書女壻始

安君擢牧使閔孝孫內外孫支甚繁後承之以科甲
名位稱者文貞七代孫尚儁成均司藝襄肅曾孫季
瑄左參贊參贊子雲海郡守以學行著聞郡守曾孫
震說兵曹正郎震翼觀察使玄孫史衡右尹史徽承
旨五代孫有鳳承旨有龜領敦寧府事咸原府院君
有龍觀察使領事公有女卽我 景宗繼妃宣懿王
后也積德啓祉固於是徵嗚呼休哉外裔亦多賢公
卿不能盡載銘曰

逖矣魚宗厥有源本歷載之久厚蓄其蘊逮至縣令
用孝發聞直學挺英抗跡肥遯公惟嶷然早奉嘉訓

資凝嚴正操飭慤謹乃儀王庭翊羽斯奮允優啓沃
而多論建亢亢闢邪斤斤秉憲踰耆毀瘠屢勤宸勸
終莫自還篤哉哀悃子姓昌衍彌彰懿問流慶沄沄
有光邦壺眄彼漢陰公靈攸韞琢辭揭行昭垂來遠

知中樞許公神道碑銘 并序

陽川之許在勝國累公卿爲我東大族入本朝左
議政文貞公諱琛與兄右議政忠貞公琮並登台輔
號稱名臣文貞子諱硉左贊成扶正遏邪以風節嗣
烈其子諱堉王簿是後諱銓諱昱諱綸連三世不仕
考諱尙始以壽秩爲同知中樞府事配貞夫人全州
柳氏縣監宜涵女公貴推恩贈同知公戶曹判書公
諱玧字允玉少聰頴篤勵爲學才思湧涌出游場屋
輒屈其曹偶聲名大振壬子俱中司馬兩試癸亥魁
文科前後科年與贊成公相符人異之由成均典籍
轉兵曹佐郎出爲全羅都事擢拜司憲持平時朝論
歧貳以尊慕尤庵者目爲老論異者目爲少公兄叅
奉公師事尤菴公亦慕仰甚至時輩嗛之反謂公黨
賊鑴擊去之寔杜撰也然且久阻榮塗低徊冗散刑
曹郎直講其歷也間爲兵曹正郎李公端夏素知其
枉爲之登筵伸白李公翩長銓遂擬諫職又爲人所

持出利川府使已已兇徒劾罷之久之拜通禮禮賓
正又出豐基郡守登重試陞通政爲安州牧使還拜
判決事入銀臺爲同副承旨論者復理前言申公琓
金公鎭龜閔公鎭厚齊聲以辨自後屢爲承旨序陞
至左幾十數拜遞爲判決事刑兵曹參議拜豐德府
使靈光郡守俱未赴爲慶州府尹戊戌 東宮嘉禮
成以該房承旨陞嘉善拜漢城右尹明年 肅廟入
者社有命廷臣年七十者陞資公時年七十五陞嘉
義爲兵曹參判又明年 肅廟上賓而士禍作公抗
疏請討逆宦尚儉兇徒惡之啓請削黜甲辰 景廟

薨今 上嗣位兇徒洶懼事機叵測 上將展省
園陵公虞有變上章乞寢辭意懇至 上不省時或
以公疑於無形爲太過至戊申公之所憂慮悉驗人
歎其炳幾之忠乙巳更化特拜禮曹參判亡何大臣
陳某年已大耋宜有恩典遂陞資憲拜知中樞府事
優游閒養越四歲已酉卒五月四日也葬于廣州深
谷里乙向之原以貞夫人南陽洪氏祔洪氏義禁都
事應元女忠正公翼漢之孫與公合德偕老行重牢
禮爲一世艷稱有五男一女男長澣奉事次浩進士
次濟次洞次泓女適金昌九公有庶出女適趙榮茂

澥生男審勉定下二庶也浩生男宰庶女適金宗國
濟生男賓寵餘一男一女幼洞生二男幼女適李海
翮李東哲餘三幼泓生男定遵餘二男幼女適李奎
夢金昌九子翰國柱國光國鎭國趙榮茂二子俱幼
世以公爲無能往來不甚重用公亦自處以下中口
絕臧否惟守冲任眞壹湛淫於文史繇是滋不諧時
俗然自有防範屢典州郡歸橐無官中物安慶兩州
素號雄腴既遞美餘米布至千百數家人以疏傅子
孫語試公公大驚曰是何言也悉以補公需安有富
民無子姓臨死願以銀器數事獻之公公怒斥却之
噫今之所謂士大夫者雖白日攫金猶不知恥余閱
世久有所見矣以公較其清濁何可同日道哉公之
卒以詩挽紼者多稱公古之人公之自律非今世所
有則謂之古也亦宜余於是知所以銘公矣其詞曰
大嶽弘緒於東彌奮翼麗繼颺竹策昭聞二貞聯棣
爲國樑棫嗣德惟賢尤著斤斤中世罔顯有美寔韞
公生而異藹乎標韻倫魁大鳴華選匪靳孰使連蹇
歎彼煩吻左承右貳聊爾依隱洊晉三級晚遭厖運
位隆者遑嘏厚重奄脩然反眞迴離塵坌維久立朝
蓋莫究蘊而其操節最見州郡何愧四知視金如糞

末路滔滔無此清謹外自弛置密守嘉訓循厥始終
允矣安分我顯詩之用風汝汝刻珉樹徑永鎮崇嶸

贈禮曹參判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仁祖反正之五年丁卯降帥弘立道虜入寇義州安
州相繼崩潰宋公圖南以永柔縣令效之朝廷褒尚
其忠贈禮曹參判遣禮官致祭給祿終三年 肅宗
乙卯命旌閭壬戌以觀察使李公世華言立祠安州
與同時效事諸人合享之事聞賜額忠愍又遣官以
祭公文吏也折衝禦侮非其所長而乃奮然而起以
仁義爲干櫓不勝則橫屍原壄以效臣子敵愾之節
永垂聲於千億豈不亦毅然烈丈夫哉公雅有操秉
當光海時倖相朴承宗結奧援勢焰熏灼諸附麗者
繇庳仕立登崇顯者相望也公以其中表近親避之
若厲終無所黠染賊臣爾瞻倡廢 母論臺官鄭造
尹訒儒生李偉卿等交章罪狀 母后中外憤痛而
不敢言公與李安眞等抗疏請按法誅之既登第路
逢兇黨便叱斥不顧而去由是分隸芸閣兼太常末
僚以挫辱之尋黜爲平安評事其平素所樹立已如
此矣及任永柔虜大搶西關至安州兵使南以輿牧
使金浚方留屯以扼賊一路守令各領兵齊赴文宰

則例代送將校吏以舊例白公曰兵大事也以代將領赴可乎乃自領往南公惜公徒死勸去甚力公慨然曰臨難忘身獨武夫事耶南公知公意堅爲兼從事官使之草檄諭虜中公操筆立成辭意激烈觀者感服南公亦動色恐挑彼怒至勸公略改正月廿一日曉賊以木梯犯城南公已慮城必陷城南低北高陷必自南始令公守北且遺鐵衣公掛之樹上曰城將陷矣衛身何爲始公將赴安州招二子面之無一語及家至是手書男兒事業今日決矣八字以貽家是夕賊攀梯蟻附我兵用槍劒相搏勢不能敵俄頃

賊已彌滿鏖殺狼藉南金二公知事不濟遂放火硝黃自燒死軍民散亂賊悉驅而魚肉之降者踵相接公着戰袍立城頭彎弧射賊賊射中公頰血淋漓被面公色亡變徐拔佩刀斫衣裏瘡至死終不釋弓賊矢如蝟集公遂枕堞而絕僚人金承李縣屬韋典等收公屍以矢復之享年五十二公字萬里號西村系出鎮川遠祖舜恭新羅阿餐本朝有諱愚左司諫號松亭曾祖諱世曾　社稷令祖諱賀左承旨與其兄判敦寧贊俱有名於　穆廟時考諱應一司贍奉事妣密陽朴氏別提應賢女吏曹判書忠元之孫以

萬曆丙子生已酉中生員試癸丑拜活人別提轉義
禁都事乙卯擢文科　天啓癸亥　仁廟正位爲平
安道宣諭御史拜江原都事遞拜戶曹正郎移兵曹
俄除義州判官病未赴時議疑其厭避謫配本州公
性骯髒負氣岸在昏世斥絕奸兇固其宜也洎時清
衆賢彙征亦閉戶不事交欵以此知者寡不悅者多
棲遑冗散間被齮齕其自謫還偶過名流其人曰子
已蒙叙乎公曰若叙何可過君其人憮然有慚色公
風姿魁梧美鬚髯膂力過人善射工文詞李澤堂植
見公檄歎曰宋公能文如是哉接人寬而恭居家嚴

而簡常謂諸子曰我死以爲人強項不屈於人書諸
墓石足矣噫熊魚取舍固非倉卒間所辦試觀公請
斬斁倫之賊不附擅權之相雖善類在要地則絕迹
斯其志節之卓豈不爲後日殉義之本根也耶公有
子三人長曰暹早夭次曰昱俱以公任拜參
奉後頗凌替不振　肅宗末年昱之孫國綍登文科
爲司憲府持平已又其兄國經繼上第爲禮曹正郎
公葬在楊州祝石峴夫人高靈申氏宣教郎應河女
後公七年卒而祔焉公之名節固已耿著竹帛而羨
道之刻尚此缺闕行路爲之嗟惋曩持平君抱狀乞

銘余諾而未果今聞遽殁不覺愴涕余雖老病倦筆研顧何忍食言於逝者遂叙次爲銘文曰

余嘗讀高苔軒起兵檄（靰）爲之感慨而起立今見宋公所草檄其忠義凜烈殆過之而無不及若夫論華夷逆順之辨又極森嚴使虜氣自懾然則公之殁不特爲偏邦實爲　皇明大義是執亦其亢厲不屈之節確秉於平素故臨難所成就乃若是光明煒燁嗚呼公之墳封纔數尺兮其孰不視若泰山之高瞻仰而敬揖

大司憲竹西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孝宗丙申　上策士大庭問時政得失竹西李公上對曰昔楚子言晉侯在外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豈非天將降任必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殿下在外亦十年矣親隨戎馬之驅馳眼看天地之崩裂動心忍性豈但晉侯之艱難而止哉伏願念皇天付畀追　先王遺教惟精惟一以終成　寧考之志時　上方奮發虛懷顧羣臣無可當　聖意者覽公對嘖然大息謂大臣曰此眞經濟文也辭語令人感動遂擢爲壯元公白江公子也白江公相孝廟初年嘗上劄勉戒君德　上報曰寡人至痛在

心有日暮途遠之意盖以微示旨意及得公對尤爲之嗟歎不特美其文辭以公異他人也自是出入臺閣玉堂遇事必言言必中竅至我 顯廟知公文學可任頗引以自近尤齋同春兩賢每言君側一日不可無此人公亦感激自奮益言事不已所以匡 主德整國綱靡有餘遺由是朝著爲之肅穆士論翕然歸嚮會值奸臣秉國儒老受擯乃抗疏極言忤旨斥補仁同府居無何疾卒其明年 顯廟上陟羣兇遂大逞至己巳而極壬寅而尤酷公之兩子前後罹慘而族盡赤矣談者以爲公而在者必能竭誠持危使大界清平陰翳罔干己巳之禍初不得萌而永無今日之梦梦矣龍虎逝而狸鱓肆奈何乎天鳴呼哀矣

公諱敏廸字惠仲竹西其號也系出 世宗別子密城君琛四世而諱克綱始登第爲奉常僉正贈左贊成生諱綏祿早歿華塗有名遭昏時止驪州牧使贈領議政是生白江公諱敬輿領議政謚文貞爲 仁孝兩朝宗臣夫人豐川任氏別坐景莘女生公於天啓乙丑文貞公有弟成均生員諱正輿娶坡平尹氏大司諫煌女早歿無嗣文貞公與公爲後公事尹氏亡間一世艷歎後以公貴贈生員公吏曹參判配

從封公幼有器度羣兒莫敢倫七八歲見同輩鬧競
設先聖位與共瞻拜約有過告而罰之自後同輩爲
飭文貞公按部有投石於轎者公曰此必病狂人索
之果然其不凡多類此旅軒張公許以當作名世人
就石湖尹公學尹公讓其爲師東淮申公見公舞象
時日雖今日作相足以優爲壬午逆臣李烓訐告文
貞公於虜以爲心在南朝公承朝旨疾馳見虜譯命
壽辭氣不挫命壽素悍亦驚服年二十二中司馬試
乙未選爲 世子翊衛司洗馬既第歷拜禮曹佐郎
兵吏曹佐郎正郎成均館直講司成司憲府持平執
義司諫院正言獻納司諫弘文館修撰校理應教議
政府舍人諸寺正嘗爲親乞縣特補雲峰大臣啓留
之以暗行御史廉察湖西丙午擢拜忠清監司三年
而還拜副提學同副承旨大司成大司諫戶禮曹參
議兼承文副提調辛亥特陞漢城右尹歷禮兵曹參
判都承旨大司憲兼經筵成均籌司捻管而屢爲三
司國子之長其昌言欲論之發於厚釐剡牘者皆可
書也爲持平啓請蠲免逋租褒勸良吏又上劄條論
緩刑納諫等事未復言保民當先其本在學因辭疏
請務修實德痛斥功利之說在玉堂數上劄論列論

聖學則請以治病講學合爲一事如古所謂內修外攘又請堅立心志耐煩自强勿使血氣厭墮論田庄山海之獎則言諸宮家各軍營恣意折受以致民戶流散宜一切革罷論良役則請倣先正臣李珥論建舉而行之一變獎法論兵制則言轂下兵多區區稅入何以接應宜稍減舊額至宅敬天怒求人才嚴宮禁崇節儉開言路立紀綱等說又累千餘言仍請對索言之舊例儒臣在禁直書進監戒語名爲故事近廢不行公以爲　上久不開筵宜用此效諷議遂採先賢格言以上因星變舉朱子祛私意說進規復劄

論時政以優游不斷爲戒且論朝紳征利之害入對請擇刑官理滯獄收用南北人初　孝廟喪諸儒臣議　大妃服用次適朞制兇人尹善道郝　宗統嫡統說欲售戕賢計　上燭其奸命竄邊至是修撰洪宇遠投章伸救上劄辨斥又論儒生金鋼等詆誣栗牛二先正之罪應旨歷叙前所陳諸事申請採施爲司諫請行量田又極陳折受事悶庶事多弛欲面對獻言與同僚偕請却不許遂引避　上怒下嚴教公語益切直　上意解命引見乃力請振作奮厲　上將謁　諸陵劄陳繼述之道仍請講劘義理親近賢

士樂聞逆耳言言一大臣立後後生子以已出奉祀傷倫紀請改正言方戒冬烝而閱武非齋祓之義並納 上多麾斥言者或加呵叱引魏徵田舍翁事以諷其廉察湖西也以便宜發倉賑施有方路無捐瘠劾去爲權貴厲民之吏被其大啣而不顧及按本道適當連歲災荒又有温泉行幸周旋審度筭無遺策惠化融洽民皆鼓舞其爲副學也因虜中有警白古語云無敵國外患國恒亡今當以越句踐爲心侍講心經請以謹獨爲操心之要兼講綱目以監興衰跡陳 玉候經年違豫或慮不能慎攝 聖筭方茂尤宜遏絕人欲 上動容時有雌雞化雄之異劄言答徵至此而上下恬嬉土木方興此眞爲大異且言女僕塡滿闕内宫禁不嚴閹豎稱以啣命力折公卿大臣批旨經月始下由徵至著豈不可憂 東宫年甫十歲將行嘉禮引宋范祖禹言及 宣仁兩朝故事戒其太早嘗入侍請蠲賦相積言臣欲請蠲恐非歸美君上公折之曰輔相陳建君上採施顧何有損其爲大憲也論貪汚不法者數人言赦是偏枯物不當輕舉漢時諸侯王以賊殺不辜抵死宜嚴官吏淫刑律以大侵設粥公言食粥者多死宜給粮且請下哀

痛教以慰人心公君違不忘剴切百奏而當歲歉民
困尤以根本爲憂每王優恤之論數與大臣爭言多
所施行其長國子也歎古禮不行學政久廢與諸生
講行鄉飲酒禮同春以祭酒參席傾都聳觀積專
上不悟愈加寵任同春疏論比之盧杞　上斥以伐
異公慨然曰吾受國恩甚厚職又教胄當扶植士氣
其可不言乃上疏歷舉漢唐黨禁事反復切諫而謫
官之命下矣大臣諸臣以至太學章甫交章請留不
能得後公言一一符合人以比曲江先見此皆公立
朝言議之在人耳目者也蓋嘗論之九二大人互爲

利見文貞公以之而公又以斯庭一策早結　主知
君臣父子之間若將相感發而成大業也無何文貞
公下世而　孝廟繼薨公送往事居竭智殫誠及至
時事漸乖小來有兆則又憂深慮遠懇至諄複身雖
摧敗世道寔有賴焉若其居家孝友之政莅官清約
之操固國安民之術樂善好士之德文足以煥猷而
不自有識足以洞微而不自喜貴而能下介而能通
者宿之所引重顧及之所慕望歷選同時諸彥蓋鮮
有如公者矣世運將否才淑先萎義類嗟惋至今未
已公弟西河公與公名德相比世稱聯璧而亦關於

中身乃後門禍益烈家族奔逬皓天未復式至于茲俯仰今昔有餘慟焉公以癸丑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春秋四十有九葬于砥平縣龍門山南與夫人昌原黃氏合墓黃氏父府尹公一皓坐奬義見害於虜公常哀愍經紀後事有加子男女六人男長師命判書次孚命監役次顧命出爲季父持平公後以原任左議政痴國次益命牧使女長適士人金萬堅次適郡守金道濟判書子喜之毅之叅奉偉之議政子器之進士牧使子重之進士顯之縣監毅之子文祥爲喜之後器之子鳳祥叅奉鵬祥顯之子夏祥爲重之後

庶出與諸房女壻繁不能錄判書嘗錄保社勳推恩贈公左贊成至已已判書遭禍削勳及伸復改贈公兵曹判書公卒後甲子已一周而繫牲之石尚無文牧使公以命不佞宜顯曰願得子一言藉手歸告先兄指議政公也宜顯誼不忍辭謹叙而銘之其銘曰

寧陵初載相惟文貞謂可托重膺志以成相亦有子允矣髦英庭對一語感動宸情家庭灌沃朝署評衡寸心皦如契我天明　聖嗣丕承彌殫忠赤振肅憲綱密勿帷幄山龍藻粉汝翼原原本本懇叩及復國計民憂言路宮掖誠深慮切言稽古昔消長之

會尤戒剥床朝封諫牘夕已瘴鄉雖則挫握素節愈
彰廼其先識若唐之張孤鳳永徂百怪齊逞紛紜輳
輻至今爲梗當公在廷蓋已察影消患未萌是所耿
耿亂靡有定孰究天意家何恐說國以殄瘁我銘公
墓詮載悉備庶後觀者不待考史

右議政忠憲金公神道碑銘并序

肅宗在宥之二十九年 上方勵精圖理用輿望擢
觀復齋金公爲議政府右議政翌年春公以大夫人
喪去位毁瘠疾遂革是歲十二月十八日竟卒春秋
五十有六訃聞 上震悼特賜黃腸題湊給祿終三
年後贈謚忠憲公廉方公正曰忠博聞多能曰憲公
之二子以不佞素習於公而慕德最深使撰美道之
銘辭不獲謹按狀而叙之曰公諱樑字士肯觀復其
號清風府人也上祖大猷高麗門下侍中入我朝纓
紱相承爲望族至諱繼謙仁伯仍父子名著儒林卽
公高曾王考而工曹正郎諱克亨寔爲祖考尤以學
行稱考諱澄全羅道觀察使清名直節顯於 孝顯
朝妣咸平李氏參奉義吉女後以公貴推恩贈觀察
公領議政贈至二代贈贊成判書配並從封夫人公
在娠母夫人有夢豹之異生而綽有貴人器度十七

涉江遇風幾危獨夷然亡少變二十一升上舍丙辰議政公卒居戚盡禮時姦壬秉政世道否塞制除遂退居湖西之青陽課耕讀書庚申陽復始赴舉銓曹除　獻陵參奉不仕復以　章陵參奉擢壬戌庭試壯元歷踐典籍監察禮兵郎拜司憲府持平爭虜使親傳　王妃誥據禮確甚自後屢入臺閣間爲兵郎直講其爲正言也論因災宥及重辟之不可縣吏作亂逐長吏者不當傳寬法又上封事極言內修外攘之道體統不嚴紀綱不振之害且言路壅隔待賢不誠又論財賦宮庄之弊縷縷近萬言文谷金公亟稱好議論好文章薦入玉堂爲修撰是時士論橫潰轉益乖激公一意保合未嘗爲偏仄論丐養得龍岡縣民懷惠政已拜修撰轉校理暫出佐畿幕復還玉堂李徵明韓聖佑論內寵被譴公規諫甚至又於講筵歷舉古明君以色致亂者及復陳戒因日變上劄言滲氣干太陽是於人君爲邪蔽明象以屬言之外而小人內而宦妾是也其言尤痛切不避忌諱　上雖不喜亦知公忠直特加優容有姓吳人處要地奭憑亡狀公惡其爲不直視其人銜未發會羣議將推穀公入銓遂嗾其黨遏之拜議政府檢詳陞副應教

兼中學漢學教授移司諫宗臣結奧援冒別職公繳
爭又置相非人望三司俱論之　上麾斥不納亡何
臺臣遽停宗臣啓爲物議所非避遞　上轉輾激惱
辭旨失平公偕喉司諸臣請對數陳　上命還入刪
下選知製教闕內火論兵官將臣不能處變之失
上是之卽賜奬允俄以執義特拜承旨遞拜兵曹參
知出爲黃海監司大臣以方任查丁請留　上追褒
西邑治績不許旣赴約已奉公一道肅然滿歲例付
西樞姦壬復用事以前任徵事文致削職甲戌更化
特敘拜忠淸監司以親老辭拜承旨時相力護謀害

坤宮之賊公入對爭之遽貳禮曹復爲右承旨嶺
儒誣訴先正公白停謬狀命邊配冬特陞刑曹參判
擇宰臣巡撫諸路公得湖南採訪民情多所通變頌
聲載路還亞戶曹又出爲江華留守修　長寧殿陞
一階有一相素嗛公其子在玉堂疏請收資臺官希
相意誣劾公語極憯姓吳者爲憲長繼而深嗛羣憾
協力　上燭其情終不允猶慮公難安許解職公遂
下鄉拜左尹辭出拜淸風府使遷平安監司辭不赴
拜刑曹參判都承旨廟堂以歲饑建請求糶於虜虜
差官運米至濟江朝廷遣相臣報謝拜公戶曹參判

借接件號往公嘗斥言茲事之失及相臣誤事遭劾
其黨疑受之於公誣公不欲擔當接待終至何問奪
職有直其謾者起拜禮曹參判移大司諫　國家與
倭市易倭侮我試請用品下銀譯胥從中慫恿時相
將許之公極言不可又辨爭筵席不能得後果爲國
中鉅獘遞拜判決事　端宗復位　上親行祔廟祭
公以都承旨進圭陞資憲拜判尹轉刑曹判書兼承
文提調移拜大司憲兼春秋賓客又移禮曹兼備局
有司堂上已長戶曹兼知金吾金吾方有舉子賊科
獄而試官用情事又闖發前爲金吾者不錄於案適
他囚竊聽書報親屬遂大播其人知不可掩招問諸
郎皆曰有乃上章請覈公將按問試官者之黨大懼
至謂匿名飛書公不動究覈益嚴則又沮撓迭出公
疏論獄情甚哲有以潛通試官被囚者尤恐急誣舉
公至親欲使公不得按事公引入得遞兼知經筵旋
擢判義禁令次官代按不得已視事臺疏詆公護科
賊用輕刑請令閣竪伺察蓋公本無低昂彼此意而
賊科人父兄適公知舊欲以此疑動　上心兼爲試
官地也公又疏辭會誣至親者自服爲人所誘於是
姦情畢露　上勉出愈力移長兵曹　上禱雨社壇

還歷臨金吾錄囚時輩駕此謂金吾不職致　上有
過舉請罷齮齕相續公六疏固辭　上姑聽公解免
過數日還授公故與金相錫胄家有世嫌至是其甥
入言地以憯磯言中公並及先公　上既嚴斥而公
議大駭劾罷之大臣諸臣交口伸辨公痛暹徊險塗
貽辱泉壤決意屏退以大夫人故不得遠遯朝廷軫
公情迹許遞本兵而連拜判樞工書又兼金吾皆力
辭翌年正月　上臨軒特召面諭切至拜吏曹判書
屢下溫旨敦迫不已黽勉膺命旋遭玉堂疏蒼黃出
城　上雖望謫公竟辭遞其人卽上吳姓人從孫而

最陰巧疏語全出誣捏不善者惡於公何有復拜工
書不就八月協卜入台垣朝野欣聳公辭有才德允
叶之褒懇額章至十二上批旨愈隆會謁　眞殿諭
以住駕待至恩眷絕異皇恐出謝旣出正色立朝一
心徇國每以勉君德和朝論恤民隱數事惓惓爲
上言之　上雅信公輒賜嘉納及聞公疾病遣掖隷
致食物公俯伏謝曰臣生無以報　聖恩死當結草
地下隷才出門公已逝矣公爲人莊整有精神雙眸
炯炯美鬚髯聲音清亮誠孝出天事先公多晨昏助
不特疏節之爲盡大夫人高年在養常作嬰兒戲不

以貴且老爲懈及喪持制甚固凜然有難支之形大臣以至白　上上亦愍歎遣使勉以葺桂律身奉先動遵禮節家法斬斬巫覡不正之類不許通款御下不大聲色人自畏服久處權要防範益峻苞苴不敢入門居室湫陋凝塵滿席而淡如也立朝事君直道而行奏對詳切或至犯顏亡所屈當事必準義理一身利害不復顧問明睿燭物洞徹幾先論事得失瞭若龜卜最勤於奉職常曰人臣退則退不退當盡力以怠事爲高致吾不知也家世儒素經訓固其茶飯而留心經世事業凡天下萬物皆欲勘覈其指歸少

喜兵法深得其奥以至星象堪輿太乙歧黃之術俱所旁通仙竺異教亦頗究觀而不加竟也於文藝天得爲多而輔以絕人聰穎幼甫授書長老試取卷中字順逆其數以問應口誦亡礙有一兒人以文章自許讀乾鑿度註未解問公卽剖析如流其人大驚欲授之學公不肯時年未弱冠矣其出湖南山川道里戶口關隘舉羅列胸中牒訴繁委頃刻立盡久後猶記其授狀月日邑號人名檢之果然其在朝堂文書浩蔓大可盈抱公翻視如風取裁揚前誦其文至三四行不爽諸宰吐舌驚以爲神爲文操筆立成簡潔

亭當人自不及農巖金公嘗謂可畀詞苑隸法精工多書玉牒冢刻才美之餘溢可見也竊嘗捻而論之公游塲屋世推文詞在藩府世許政術處田野世美恬靜掌邦賦世稱綜理莅獄訟世頌明平居兩銓世服藻鑑及其進登三事世復歸之以德量若其孝符連柴忠敵僑肹學涉九流智周萬務眞可謂間世一出而不幸生當晚季高不適時登朝數十載鬱氛困滯幾乎半之終又哀纏蓼棘年命遂訖雖曰遭際之盛實未能究其抱負識者之爲斯世嗟惋庸有既乎然士君子立身行世惟名節爲重外此皆餘賸也公

當辛巳　大處分之日舉朝勠勠競以一紙章牘爲後日質劑而獨毅然自持曾不爲羣言所撓奪此其樹立豈不有光史籍垂揭永遠也哉吾先子忠正公以大臣於此事處之尤嚴正得公爲不孤矣公嘗自題畫像曰未能忘情於軒冕而不競乎名利之塲未能抽身於城市而雅意乎泉石之鄉人以爲實錄云公葬在忠州木溪村配貞敬夫人全州李氏敦寧都正夢錫女孝友慈仁莊肅勤儉壺範亡不備生後公一歲卒後公廿一歲享年七十六別葬廣州慶安村有二男三女男長希魯刑曹參議次在魯吏曹判書

女長適修撰黃啓河次適左議政徐命均次適王簿
朴師淹參議生一男致萬教官判書生三男致一參
奉致仁致彥一女適李明中黃壉有繼子楹女適參
奉金道澤生員洪啓鉉徐壉有子志修進士懋修女
適進士李命集趙濟命宋宅仁朴壉有子善源女適
鄭錫長洪景夏曰必魯公之庶出也銘曰

人物之生在晩罕全有彊而窒有通而顚受嗇或偏
曷裨大專曰惟我公其稟杰然三古粹精一代英賢
明肅果毅行方智圓以而利見龍在于田之才之德
有褒自天孰謂未究奄催中年彝粉尚在冠冕長捐

際遇之融司命何遄而其大節邈焉難肩垂聲汗竹
千祀可傳緬彼玄扃忠原之阡靈爽不昧炳朗重泉
我銘其懿堅珉是鐫使後過者瞻仰靡愆式維貞臣
光我朝鮮

巡邊使壯襄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昔我 昭敬大王撫運圖治才雋登庸迄成中興之
烈乃若熊羆之士效力邊疆揚威敵愾其功績尤彰
詩云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豈不信哉北虜在我
國隣於咸鏡一路世納款稱爲藩胡然猶乍順乍逆
侵擾多端歲癸未其種尼湯介潛誘深處野人作亂

攻陷慶源府朝廷患之將選將往討龍仁李公鎰方解閫任家居特拜慶源府使星夜馳赴賊又圍鍾城公以守鎮將備禦中機虜遂解去明年尼胡率二萬餘騎掠會寧府乃擢公爲本府使以鎮之賊邀奪高嶺鎮軍布公引軍直擣巢穴盡焚其部落斬獲首級甚多還其所掠又明年陞北道兵使公慮北方事多齟齬取營中舊蔵制勝方略商度增補凡城池控阨制敵固圍之策無不備載仍以一本奏御請以此試講諸將仍陳軍務禁令累數十條 上命依奏施行仍令頒示諸鎮堡自此邊事得理兵民大賴楸島藩胡與時錢藩胡來侵公到慶興捕斬時錢藩胡使虞候金遇秋襲楸島蕩其巢窟而還撫夷時錢等部落最强難制公具啓請討滅之 上褒諭允許公乃大發兵使會寧府使邊彦琇穩城府使楊大樹爲左右先鋒合衛將高嶺僉使劉克良助防將李薦爲左右翼時錢燒其四部宮廬三百餘所斬首四百餘級上遣兵曹正郎李大海宣勞犒師命官公一子是役也公不動聲色一舉盡殲虜皆讋伏不敢肆而北邊仍以無事好事者爲圖畫其戰勦狀至今傳焉公勇敢饒籌略久爲武宗及是威聲尤大振 國家倚恃

若長城矣壬辰倭釁初啓命諸臣薦禦敵才咸以公
爲首將畀嶺閫有謂名將不當離京師遂止已而倭
犯境廟堂以公爲巡邊使公以數百烏合之卒當大
萬緂驅之賊勢有不敵遂不免左次申砬之戰忠州
公爲前鋒屯丹月驛砬兵敗赴水而公天幸得脫赴
京城 上已西狩嚴都大臣使公檢督大灘兵路遇
賊斬三十餘級 上遣宣傳官奬諭賜御馬及臨津
兵又劒公知不可爲領手下兵勤王 上駐駕平壤
而賊勢將迫人心危懼聞公至無不喜悅大臣令公
把守江津以遏賊賊至公麾武士以大黃射殪賊六
七賊乃退 上前向義州而平壤遂陷路塞還至海
西將募聚人衆赴行在是時朝命不通民多投賊守
令皆雉兎逃公爲文告諭逃者還集人心稍定 行
朝以公爲東邊防禦使把截平壤以北多獻首馘
天子嘉之賜公白金二十兩將士有差已而 天朝
提督李如松領四萬兵來援公時爲平安兵使出陣
林原坪聲勢相倚賊不敢出提督進攻留屯之賊公
以前鋒奮身衝突大破賊賊宵遁賊入北道叛民附
賊縛納兩 王子諸從臣公爲北道巡邊使而北虜
遂妥帖賊據海爲固無意捲退以公兼忠全慶三道

巡邊使鎭順天使之遮遏復爲北兵使還爲武勇大
將開府京師藩胡乘機跳梁守臣請興師致討 上
諭公曰卿宿將也老於北邊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公
條對且請相機而動毋貽後悔 上歎曰此眞得兵
家勝算命以此馳諭守臣蓋公久於北凡有北事
上必以詢公虜亦熟聞公名數十年間終不敢肆意
大逞如昔匈奴之畏漢飛將也至於南夷之警用公
不早臨急始使又以寡弱牽掣而敗此其事勢固然
於公何有然當喪敗顚頓之餘克收桑榆奮翼之功
天朝修賞賚之典寇賊摧狂桀之氣其視圖形麟

閣策名旂常者亦何必多讓公鑑識絕人時錢之役
造山萬戶李舜臣以失律將被重辜公知其忠勇可
用請姑貰以白衣從軍後遂爲名將亂日光海以世
子分朝伊川公慮賊來襲請急渡江前進衆詢公爲
怯才離而賊大入於是人皆驚服當時名公卿皆信
重大事輒召公議成牛溪先生嘗抵書梧陰尹公要
以邊機諮公以決大賢一言之重足以永世不朽矣
公 萬曆戊午中武擧爲宣傳官歷守咸從碧潼端
川慶興穩城慶源會寧七邑爲上土釜山二僉使全
羅道左水使兵使平安道兵使咸鏡南北道俱再爲

兵使屢進秩至資憲大夫內歷漢城府判尹知中樞
府事兼知訓鍊都摠管捕盜大將軍器提調辛丑在
南兵營感疾辭遞歸到定平卒於正月晦日享年六
十四贈議政府左參贊葬于龍仁慕賢村先兆 景
宗朝賜謚莊襄用屢征殺伐甲冑有勞二法也公字
重卿高麗太師吉卷後本朝晉後諱士渭觀察使諱
伯持仍父子登文科爲國初名臣觀察公後三世曰
承孝承仕郎贈參議參議子環副司直贈參判參判
子敏德兵馬虞候贈左贊成其配延安李氏生員繼
壽女是爲公之考妣公前夫人宗室大興令大春女
生一女適宣傳官成文濬後夫人全州李巨孝女生
一男崇義 宗廟令成壿有繼子朴別提女適承旨
洪命亨崇義生四男三女男涌義禁都事沄澍俱不
仕沄慶尚左水使女適士人洪柬權僩安應聖曰監
役震瑞震馦震同知震芳涌之出震台震柱震馥沄之
出生員震著震梓澍之出參軍震雄震華震行沄之
出後孫之遠者及庶孤外裔不盡錄震芳之子葵間
嘗謁余曰吾祖事業宜有紀載而尚未也盍爲文以
賁墓道余斂容曰不佞卽公之宗人也微子言固將
表章之不暇其敢辭旃遂取其所爲狀槩括而爲之

叙昔韓文公撰許國公碑以其同宗也叙事特詳今
余於公前後戰功悉書具載不避煩絮者蓋亦韓公
之意也其銘曰

蓋余流覽　國朝故實亦嘗屢考壯襄公事蹟公在
北欲奮威揚武盡蕩强胡部落使醜類讋服不敢出
氣邊境得以無事而兵塵永熄此其功奇偉卓絕足
以馳聲頗牧及至島夷之逞一出而有尚州之潰再
出而有丹月之劒因此人或疑公勇猛非不足而獨
少歉乎策略此未必然用兵之道一則勢一則地失
此必敗績公之兩出無功或由主將失策或因衆寡

不敵斯固非公之罪以此咎公亦見其惑矣噫如公
者眞可謂一時之雄傑百夫之禦特我追作銘樹之
貞石後必有讀余之文感慨而太息者矣

吏曹判書權公神道碑銘 并序

肅宗甲戌　上復中宮位設科稱慶癯溪權公實登
丙科公始當黃裏之變廢擧自修時望已蔚然至是
朝野相賀得人選槐院薦入史局序遷至奉教兼春
坊說書歷拜司諫院正言首劾吳道一言行龐悖不
合宮賓鄭公澔言尹拯不可待以儒賢　上下嚴批
因此是非不明深爲世道憂公不主激訐指陳詳的

寮言者遂論士論多之參玉堂錄爲修撰校理間爲
兵吏曹郎獻納知製教除北評事未赴輒還遞列以
講官難其人也陞副應教兼弼善公生長儒門雅富
經學法筵啓沃出入古今言必有稽時講明史因文
陳戒引敷納明試愼終于始舉直錯枉等語及復爲
上言之最惡背經訓逞異說者嘗進言曰 皇明
世宗禁絕陸學非不善以其無身教實效愈邀陳王
之徒相繼而起寧不慨然仍極陳朱陸之辨自賊鑿
詆侮朱子流波浩漫有朴世堂者著思辨錄以斥朱
子 上因儒疏命取入其書火之令儒臣作爲辨說
公條駁句析義理明白農巖金公深歎其學識趙大
壽等掌試用私事露囚覈李益壽以獄官嘗救公面
斥不饒南九萬柳尚運扶護希載辛巳蠱變起公議
齊奮合辭請兩人罪益壽又立異公劾罷之公每以
安固邦本爲要嘗於經席陳侵徵隣族之弊又力言
良役軍制不可不變通又言宮庄折受有累 聖德
癸未自禁直擢拜水原府使始至發奸如神吏人讋
伏盜賊散落桴鼓弗警一切治理政聲大播初公由
經幄出人疑不閑吏事乃沛然有裕於是朝廷駸駸
以事功歸之矣明年入爲大司諫轉同副承旨吏禮

工三曹參議湖南伯鈇羣議舉公爲首遂拜之南民
已聞水原政翕然歸化不勞而事集民有與叔父爭
田者牓以倫義相與感涕裂券已丑陞拜開城留守
公連任藩府多所設施要在便民尤以清白自厲俱
立碑見思居留又日淺而謳謠載路移拜平安監司
公議惜其出轉大司成拜都承旨鄭公澔以都憲論
尹拯事激 上怒玉堂官洪禹瑞等上劄規諫 上
益怒並鄭公竄逐遐裔公輒繳還忤旨免後歷吏禮
兵刑工五曹參判漢城左尹副提學大司憲清差以
定界事至關西爲接伴使有海憂飭邊爲湖南巡撫
使兼察民隱以遺愛在南也公單心竭智一意鬮革
宿瘼如洗歸又覆奏爬櫛殆盡南民爲之鼓舞北路
藩臣啓言虜人作舍近吾界宜禁 上問諸臣公引
栗谷論設堡奏聞事以爲當遵羣言錯出多難之
上卒用公策虜主果許撤毀一日從中語及新法公
言周有夫布漢行丁錢此最合時措以副仰赴燕還
言 先朝有命周程張朱躋十哲列而未行宜亟舉
從之乙未特陞刑曹判書感激知遇盡其哀敬時稱
刑清李墪主試與舉子通坐謫病歿其孫擊鼓訟冤
事下司寇兩造究問語屈當刑公特寬之只上備聽

裁其倘猶怨至丙申誘亡賴子誣公傳致獄既事白
反捏奏命削職已叙辭 上優答示悔意拜戶曹判
書前多施私惠以沽譽公輒堅守勿洩始頗騰謗久
而財用裕有大策應民弗知乃謹然齊頌以爲輓近
最及判吏部奉公抑倖登進遺逸專務激揚弗徇人
持已不靖者雖親亦斥立脚危途者雖疎必奬以此
多欲撼撓四入俱不暖席後又再長度支一爲宗伯
爲判尹衆贊兼經筵賓客 景廟代理入對敷演敬
字勉戒切至 景廟動容傾聽承命試士北關還條
列兵民利害語多中窾兼南漢守禦使飭戎旅防耗

蠹尤留意餽餉爲之三年府庫充溢至於露積不垣
庚子 大喪後人無固志皆思散去公歎曰吾受
先王厚恩當見危授命何敢去亡何羣兒闖逞屠戮
忠賢計將上浸 貳極公罷歸鄉里憂傷慷慨疾病
夢侍 肅廟覺而以詩記之遂卒甲辰四月十日也
春秋六十九公諱尚游字季文一字有道朋友多稱
有道遂以此行權氏出安東鼻祖幸佐麗祖爲太師
入我朝寶文閣提學克和吏曹判書襄平公珹仍父
子有名于世四世而諱霆教注奏樹察訪贈吏曹判書寔
公曾祖而祖諱聖源善山府使贈左贊成考諱格司

憲府執義贈領議政妣贈貞敬夫人咸平李氏敦寧
都正楚老女公始葬清風先兆後十一年用形家言
改葬錦山杜谷戌坐之原以配贈貞夫人原州元氏
祔元氏右尹萬春女與公合德先卒有子三人女一
人長子燔蚤天次爀弘文校理次煒亦夭女適大司
憲李顯祿庶子三人爀既奉遷封塋諸典具備唯牲
石未有樹謂不佞知公最深委以家傳俾紀蹟以刻
顧此老病昏眊何能闡發德懿謹略叙踐歷族系附
述其一二議政公以清名直節標揭後昆而伯兄遂
菴公道學爲世宗儒公嘗事以父師又嘗出入尤菴
先生門薰襲浸灌克有成立其世德師資之美有如
此者遭議政公喪哀毀幾滅性幼失恃恒懷痛慕待
外氏加厚伯氏膳服隨續奉助歲月之制一無所缺
每恨家遠不得源源中歲築其側解官輒歸侍待姪
孫無間已出貲不能家田以業之尤力於奉先自提
學襄平以至外先名賢幽宅一皆崇植其內行篤摯
有如此者少日多讀古書尤專精性理說最嗜論語
周易淹貫小學近思錄心經等書日用云爲動有經
據嘗詠太極曰請看皓月團團影分印前川與後川
平日所得此可見焉晚歲命子姪爲日三省契一念

一事皆有以省察而剋改之又戒之曰謙是學者終身符爾曹識之其勤於爲學老益不懈有如此者世涸而耕野時清而揚廷出處之正克合古義持身飭操介然不苟 肅廟末年儕流之無識者郤爲利害說輒顯斥之聞四相被禍却食戒諸子勿赴舉其於春秋大義秉執尤峻甲申 上命設壇祀 神毅二皇朝議疑非外藩所宜公引侯國祀王者事以折之先是尤菴創萬東祠祀 二皇後聞于 上或有言當付之士林朝家不當與議公又言其非其立名崇義確有所守有如此者噫公有白直質厚之資廉靖儉約之節又能輔以學術鏃礪名行視世苟賤汙下之論鄙之若浼豈非所謂士友中眞君子朝著間賢大夫耶至于今茲世趨益卑利慾滔天泯泯棼棼無復可言思欲起公九原以風勵之而不可得焉則垂之空文以明告後世俾知吾黨乃有如許人亦一事也遂爲之銘曰

有美一人志氣超塵襲訓天倫酬飫道眞值時艱屯蘊實自珍世道昜新螻屈乃伸榮路邊巡惟義是循蹔撫南民化行如春登擢斯頻望臨簪紳度支振貧理賦惟均天官秉匀聿精鑑掄盡瘁忘身爲國蓋臣

最公貞純硬着脊龕斥邪扶仁終莫緇磷樓狂鼓唇
折之於闔尼波渾淪隻手以陞力贊 皇禋勉追吳
薪黃巳之忞以及丑寅義凜秋旻憂用添呻縱閉厚
寔不昧其神噫茲之臻世益沉湮利誘津津羣目齊
瞷公返星辰亦應深顰我詞于申兼以風嚣刻之堅
珉永眡無垠

陶谷集卷之十